



歴史綱鑑

十六之十七



伊8
744
9



王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國初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年將暮物已盛滿裕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宜終也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意欲去王而帝也群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亮至建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參軍劉湛為長史決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裕甚重之六月裕至建康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退遜于琅瑯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裕為壇於南郊即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卿論清與之奉晉恭帝為零陵王按晉書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更始之歲年在庚申為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唯一百有二耳蓋以百一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

丁南湖曰傅亮其詔草使帝書之曰具曰使亮罪不亦著乎按亮廢篡之罪以亮為魁矣

八月宋立子義符為皇太子按南史漢光武社于南陽漢末而其樹死萌至是而盛矣若○宋為晉諸陵置守衛書法加禮於死君而無禮於廢主則為欺而已矣

辛酉宋永初二年魏泰常六年○秋九月宋主劉裕弑零陵王於秣陵初宋主裕以毒酒一甕授前即中令張偉使醜零陵王偉嘆曰此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至是裕令諸淡之見諸后伺其隙令兵踰垣而入以被掩殺之裕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書法滅國之主書弑自裕始再官臨于朝堂三日

十一月宋豫章太守謝瞻卒○國初宋臺始建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趨字乃爾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瘳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亦何所恨弟忠自勉勵為國為家

此巨門戶之福 籬隔門庭 勉勵為國 為家

袁了凡曰

人之所甚親者父子兄弟也所甚欲得者富貴壽考也謝晦
貴重父延之怒其驕狠難久王晏佐齊明廢立拜尚書令從弟思遠勤
其自戕保家故富貴人所欲也而兄曾不以欲其弟父曾不以欲其子
此其富貴有不知貧賤故也褚淵以宋司空帥百官詣齊宮勸進從弟
紹嘆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名士耶名德不昌迺復有期願
之壽故壽考人之所欲也而弟曾不以欲其兄此其壽考有不如死也
故也人慎無黨逆奸命而冀非望之福哉

○春宋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國羨之起自

布衣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

密寡言不以憂善見色頗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傅亮祭廓常言徐公曉

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

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國高祖疾甚召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

有幹略而無遠志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

識機變若有同異必誅人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王朝事一委宰相

母后不煩臨朝羨之晦亮道濟同被顧命遂殂

胡致堂曰

宋高祖御軍戰伐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獨萃於後母
詔勿主當朝母后不得預
政此八者人君之要行也

營陽王

名義符高祖太子史曰少帝及高祖崩居喪無禮
檀道濟廢為營陽王尋弑之在位一年壽十九

○國宋以廓

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

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黃謂黃門散謂散騎悉以委祭以上故宜共祭

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于木署紙尾于木署遂不拜選按黃紙錄尚書與

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書法書不受何

沈休文曰

廓固辭銜耻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
使人通塞者也胡三省註銜之任得
其人則賢路通不得其人則賢路塞

○國秦然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至五原二千餘里

朝事一委宰相

八者人君之要行

我無能為

徐于木署

紙尾

秦即不欲

居通塞之

書法自秦始皇築長城至此六百二十七年於是再見民力可勝困哉

魏主嗣俎太子壽立太宗長子是為世祖太武皇帝

崔浩不好老莊

魏立天師道場○**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

浩自此

以公歸第浩浩鐵妍繁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

法良

養性之術初高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

聖王受命必有天應

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授以圖籙直經至是奉其書獻於魏

辭言深妙無比

主朝多未之信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

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迎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書法道教之盛自此始珪之始帝也書置五經博士

司馬公曰

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脩鍊以求輕舉練子神仙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君遂昌

晉孝武立情舍所度盡立道場孝武不免張貴人之禍而盡亦殞宗愛之手報應之說何其爽歟直筆書之義自見矣

太祖文帝

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檀道濟廢營陽王乃迎立之在位三十年為太子劾所弑壽四十七

綱甲子

宋太祖文帝元嘉元年○魏使邢安泰

符為營陽王遷于吳六月弑之

就弑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按南史

宜都王至建康百官奉璽綬即位以謝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發明

匡救之舉真所謂視置君如奕棋者爾

胡致堂曰

則欲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之事上也所不欲人之加諸已者吾不以施諸人也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博當無異圖死纔三年嗣君愛子相繼戕殺不少顧忌何哉以高祖於晉有以啟之矣其事好還豈不信夫可不戒夫

崔浩信謔之言

視置君如奕棋

乙丑 宋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 正月宋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

上宋主始親萬機 **綱** 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

丙寅 宋元嘉三年魏始光三年 宋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

誅之 廬陵郡名今改屬江西吉安府裕欠子義 **綱** 以王弘為司徒揚州

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荆湘等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 **綱**

宋主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

尤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

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宋主乃自將討晦晦帥眾三萬發

江陵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宋主發建康先遣劉粹自陸道師步

騎襲之晦舊與粹善又其子曠之為參軍宋主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

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俄而晦敗被執誅晦及其黨

發明 營陽君也是數人者實執其君乃以殺二王討之則非其義矣

檀道濟論謝晦何如

十策晦有其九

恨不得為勤王之師

劉粹无私必無憂

綱 閏月宋子劭生 **綱** 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

形貌非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禁之乃止

以尚在閭陰故秘之至是始言劭生 **書法** 子生不書書劭志亂始也

綱 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 **綱** 宋主還建康既

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察權要賓客輻

輳四方贈賂相係琳著 著音遂 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顛曰遂有

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綱 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王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郎 **綱**

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已相埒 埒音劣時等之名 自謂力用不

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

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

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

冠履失所

黑衣宰相

宰相頓有數人

宋五臣

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子者男子之美稱混特重弘微故不斥呼其名而稱子同不

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及晉亡公

主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乃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按南史帝於合殿與王華等四

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

綱丁卯宋元嘉四年宋主謁京陵魏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

按南史高祖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攝帝至故宮見有慚色近侍或

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觀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

穡之艱難乎

綱夏主昌及魏主壽戰于統萬鎮名其城堅敗走上邽魏王乘勝取統萬

還平城○群臣引蕭何非壯麗無以重威之言蕭何起未請修宮室魏

主曰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工之事朕所未為蕭何壯麗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魏主為人壯健鷲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

蕭何之對非雅言財者軍國之本

法與天下共

已殺而復悔之

綱晉徵士陶潛卒書晉徵士者以其不辱節於宋也

○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大司馬愷之

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群為州祭酒不久解歸召主簿不就後復為彭

置能為五斗米折腰

澤縣屬令不以家累自隨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

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也米月俸米折曲也折腰謂拜揖

向鄉里小兒指都郵也即曰解

賦歸去來

五柳先生

陶潛寄酒

為迹

大即典首

陽爭高

義皇上人

問揚維陶

潛出處何

如

出處大致

可觀

潛能保全

名節

便得為晉

全人

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門裁五柳故號五柳先生徵著作郎不就

潛自以先世晉臣不肯仕宋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至是終世號靖節

先生嘗考晉書南史隱逸傳先生性靜默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有會

輒醉既醉而退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雨晏如也觀其詩冲淡有

味世或疑其篇篇有酒不知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耳室開三徑門

種五柳高卧北牕自謂羲皇上人素琴無絃自得於音律之外不以躬耕

為辱不以貧乏為病至於耻事二姓惟題義熙甲子則先生大節與首陽

爭高真所謂激清風於來葉者也

意有晉完人微先生吾誰與歸

尹遂昌揚雄草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其自視荀孟以下若

雄雖欲自解不可得也陶潛乃侃之孫其初年出處大致已有可觀至

劉宋移國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處士書之明其獨

得為晉全人也

袁了凡曰梁昭明太子蕭統作陶潛傳云潛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

為有妻子之請又稱潛居無僕妾非自任而先生五子乃皆異出與

子嚴等疏有爾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語先生婦翟耕益至

於偕老胡所出異母哉先生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二十而失

妾理無蕃亂異母之子當是後妾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大雅君子正不

以局禮小嫌自拘而贊賢之言往往淨實存而不論可耳

綱目已宋元嘉六年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

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國主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

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宜慎訊獄惜名器裁爵賜

母以貴凌物毋以威加人戒嬉樂節供奉不崇奇服異器又宜數引見佐

史不然無以盡人情而知眾事也○綱目三月宋立子劭為太子

目魏主將伐柔然北狄國名太史令張淵徐辯曰今茲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

月太白西方星名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蠕蠕即柔然荒外無用之物得其

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民以伐之崔浩曰

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

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今復

舊後非無用也魏主大悅或元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遣道

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劉裕雄傑吞併關中猶不能

此乃漢世常談

守成實亦未易

天下安危决汝一人

句極困虎

守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王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如以駒

可一舉而滅也魏襲擊柔然主大檀走死

綱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魏主

崔浩著忠

每如浩家問以災異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

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師曰此人音汪也音汪織懦弱不

能學考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

胸中所懷

國庚午宋元嘉七年魏神麀三年○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

到彦之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復舊境不關

河北魏王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兒初生時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

若進軍今當權斂戍兵收相避須冬寒地凍河水堅合自更取之○秋七月

魏使司馬楚之等為將帥招誘南人浩曰楚之等皆彼所畏也今聞國家

崔浩陳策

發兵造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以死爭之張虛聲而

兵五不利

受賞宜且楚之等織利小才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兵連禍結而已浩乃復

陳天時以為南方興兵必不利曰今茲善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

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發感伏於翼軫至亂及喪四也太白

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天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

興國之君

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治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

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到彦之自淮入泗沂河西上

逆流而魏主以河南四鎮高敞滑臺兵少命諸軍收眾北渡棄城去於是

王仲德獨

司充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

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也狡會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

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石晏色

胡致堂曰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已者也知其不可則宜

遍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昏王固可為忠言

王仲德知難不逞

者使之知彼已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逞竟以取敗非忠臣也

十月魏進攻虎牢拔之彥之引兵還書亮大擾彥之坐免官乃以檀道

濟帥眾伐魏

辛未宋元嘉八年○魏神麴四年○燕王馮弘大興元年二月宋檀道

濟等進至齊上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魏叔孫建等縱

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等食盡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且見之魏

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畫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

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道濟全軍而還

晏養心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以測其狀不足而示之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檀道濟量沙孫瞻滅寇何如

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能皮郵

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按北史道

魏使歌工歷頌群臣

魏徵世胃遺逸

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創制立事各有其時

魏徵世胃遺逸○魏主詔舉逸民盧玄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邦遂

徵玄等數百人差次叙用崔浩每與玄言輒嘆曰對子真盧玄表字使我懷古

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

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眾

癸酉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涼王蒙遜卒子牧犍立

宋謝靈運有罪誅○靈運好為山澤之遊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

姓驚擾或表其有異志叛逆之心靈運詣關自陳上以為臨川郡屬江西今撫州府內史

靈運遊放自若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逸作詩曰韓

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追討擒之上愛其才降死徙廣陵已而棄市

發明靈運謝奕之孫觀其詩有韓亡子房奮之句似不為無意然靈運

袁了凡曰蘇門之不答阮籍連杜之不受謝靈運察其神矣吁誕而不節豈真吾儒之輩耶

靈運詩不為無意靈運袁子房異

謝靈運只兵兆逸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

靈運詩不為無意靈運袁子房異

靈運詩不為無意靈運袁子房異

靈運詩不為無意靈運袁子房異

靈運詩不為無意靈運袁子房異

靈運詩不為無意靈運袁子房異

靈運詩不為無意靈運袁子房異

靈運詩不為無意靈運袁子房異

靈運詩不為無意靈運袁子房異

靈運詩不為無意靈運袁子房異

靈運詩不為無意靈運袁子房異

什門比蘇武

綱甲戌宋元嘉十一年燕王弘稱藩于魏○魏延和三年燕王遣高顯稱藩請罪于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任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頌示天下

綱乙亥宋元嘉十二年正月燕王弘稱藩于宋數為魏所攻故也

梁眷之忠

綱五月魏以穆壽為宜都名郡王○壽辭曰臣祖文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

綱丙子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會宋主疾篤劉湛收憤怒目光如炬謂如脫憤投地髮布巾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前朝 襄汝萬里長城

道濟足任于城之寄

發明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傑誠使御得其道豈不足任于城之寄乃無故疑而殺之何歟故書國書殺而不去其官
丁南湖曰道濟怒宋收戮即其立功前朝則知之誠是矣獨不念少帝獨容幸免乎當時雖以協從為辭然人臣無將將而且誅之况弒君之賊而可以分首從乎故濟之戮於三人之後蓋宋法之不立也濟乃以見收而怒宋豈非其驕矜
綱上之心至死不悟耶

宋立四學

綱戊寅宋元嘉十五年十一月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受○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次宗隱居廬山徵至建康為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襦侍講巾首服也資給甚厚文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在南康軍西北十五里

問宋立四學其有合於先王之法否

雷次宗以巾襦侍講

文者儒之餘節

守宰以六

司馬公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綱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替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然無事

汪左風俗
斯為美
言政治者
皆稱元嘉

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
士敦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國已卯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是歲涼公九二國宋衡陽王義季嘗春日出畋田有老父

被音苦而耕苦詩兼反說文蓋也曰茅也言無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

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

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

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綱六月魏王伐涼九月姑臧潰涼王牧捷降○初崔浩惡李順順嘗使

凉凉王時為驕慢之語恐其泄之隨以金寶納順懷中及是順謂姑臧地

皆枯石絕無水草浩詆其欺誣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

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將軍伊弼言曰凉州若果無水草彼何

以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至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及牧捷降魏

崔公智略
有餘
伊弼見其
崔公同

主置酒謂群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弼弓馬之士所見乃

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敵音○綱凉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牧捷尤喜

文學以索敵陰與為國師助教魏主克凉州皆禮而用之○時魏方尚

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敵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

遊嚴憚多所成立常乘亦置館於温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

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丘瓊山曰晉世五胡紛擾中原之地分為十有六曰趙後趙凉後凉南

猶有五國赫連沮渠最後凉至是盡入于魏

綱魏命崔浩高允脩國史○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待郎

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

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

太白金星辰星水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

弟子事之
如嚴君
魏儒風始
振

此乃曆術之淺事

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

所論者果如君言

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并非十月也眾乃歎服東宮少傅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畧其文辭凡為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臧崔浩乎

魏除田禁○國魏主問高允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綱庚辰宋元嘉十七年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義

八門不夕不出

康專總朝權朝野輻輳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諸前代故事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與語嘗視曰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曰早晚苦其不去至是收湛下詔誅之以義

典語視日早晚

康出鎮豫章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唯王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子求昏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義康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

江湛不染二公之難恨公不讀數百卷書

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劉湛小字班歎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劉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義康必不至此

發明論者謂義康但知兄弟之親未識君臣之義以臣觀之義康亦未事或以緣命斷之至於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自奉而以次者供御其為不恭厥兄不亦甚乎若是則義康將若之何形迹未露則忠勤匪懈恭

義康未識君臣之義

君臣之義

恪小心形迹既露則闔門遁迹
祈保天年斯亦庶乎其可也

司馬公曰文帝之於義康兄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
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
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綱辛巳宋元嘉十八年○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江交廣州軍事

○**目龍驤將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第若有迷
惑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出削遠送南垂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

伐枝傷樹

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表奏賜死

為善者雲
行雨施

裴子野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
震萬物所驚駭誰弗知見豈戮一人鉗一口所能弭滅哉以
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後有宋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俗
愧前古抑時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殞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
鼎鑊吁可畏哉

綱壬午宋元嘉十九年○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目寇譙之言於魏**

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文奏作靜輪宮

必欲高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

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古弼請苑
賜貧民

綱甲申宋元嘉二十一年○魏太子晃始總百揆○**目**以中書監穆壽司

園棋志不
在弼

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圍太廣乞減大半

古弼歐劉

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園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

忽起摔樹頭歐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

也樹何罪置之弼曰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

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後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

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

綱八月魏主畋於河西○**目**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

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

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

疆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

有臣如此國之定筆公必不與我

臣筆公社稷

義宣勤自課厲

使汝曹知節儉

善乎太祖之訓

貧賤

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敗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謂左右曰筆公弼頭銳故魏王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絨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王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初宋主以衡陽王義季為兗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

○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勸勉

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宋主餞義季於武帳岡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臺城內將

行救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

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曰

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款其隱約莫帥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九服矣而崇樹襍據方岳國之存亡既不足繫早賜民士非善誨也

宋行元嘉曆

○正月朔宋行元嘉曆○初宋太子率更令

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驗中星測二至更立新法移舊四度又以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

望今取盈縮定其小餘以正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至是始行之初漢京

房以十二律仲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

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

猶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

新率率與律通聲之管也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仲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數韻無

失

○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魏以夷狄主中國行事一以華夏為法蓋欲以華變夷也

○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字蔚宗謀反伏誅○初魯國孔熙先以曄志

意不滿說曄弑宋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曄字蔚宗少好學善為文章曾刪眾家著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自謂體大而思精讒夫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

夫人雅譽過人

以經義決疑獄

家之作自謂體大而思精

古人簡易之法

章曾刪眾家著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自謂體大而思精

善乎太祖之訓

可播之九服矣而崇樹襍據方岳國之存亡既不足繫早賜民士

貧賤

非善誨也

孔熙先激
范曄

范曄不及
夏侯色

特為所怵
所怵

義康廢書
自歎

宋始備郊
廟之樂

動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

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

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

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謀泄被收曄在獄為詩

曰雖無嵇生琴晉嵇康將刑索琴彈之庶同夏侯色魏夏侯玄謀誅司馬

變舉動自若十二月曄先及其兄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青曄色

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連曄甥謝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

而止職受知世主乃惑於邪說躬圖反逆故正其首惡之誅耳發明

綱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城郡○國以沈劭為安成相領兵防

守義康在安城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

宜矣熙先賤義康陳圖識而已未嘗與聞反計書法宋氏有國後三十年於是

樂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書法始備樂其慢於郊廟甚矣

綱丙戌宋元嘉二十三年○正月宋伐林邑○國初林邑王范陽邁雖貢

奉於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

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粟城

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國魏崔浩勸魏主盡誅天下沙門毀諸

佛像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和偽漢明帝遣使以亂天常朕欲除偽

定真滅其蹤跡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愚按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

兵器室室婦女則知藏奸蓄穢有不可勝言者此魏主之奮然誅沙門也

尹遂昌曰自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求福利未有敢訾之者至魏

獨靈於魏而不靈於梁耶魏主不得其終為毀佛之報抑不知梁主衍奉佛尤篤得禍尤慘豈佛

丘瓊山曰嗚呼人君之於民其賢者智者固當愛之其愚者不肖者亦

情而推究其所自苟上之所不為而又明有禁令而民犯之違之然後

罪之誅之彼固其心而受也上之人分明為之而又無禁令一旦不分

彼此施之以一切之刑則彼固有辭矣元魏之誅沙門雖若痛快人心

然未嘗先有禁約之令限斷之期而即加以不可復生之刑使之欲

五

魏主剛正
不惑

除偽定真

乘長風破
萬里浪
魏主誅沙
門

改過而無由亦云慘矣况其心偏有所向非一於扶正教以開和說也

備匈奴不

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然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

過二科

遠就近徙新附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居新徙之家以抗群虜三曰纂

何承天四

偶纂集而車牛以載糧械參合鈞連以衛其眾四曰計丁課仗隨所便能

策何如

各自有仗素所服習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則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

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獅子拒象

綱宋師克林邑○時檀和之等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

還家衣擲

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獅子形似虎正黃色能食虎豹毛群之長也威

恨今无復

服百獸乃製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獲寶不可勝計慤一

此輩人

綱七月宋以杜坦為青州刺史○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

見知

此輩人等好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宋主變色曰

倉荒賜隔

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坦杜陵人也世業相

宋主欲經

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倉荒賜隔倉荒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也時江東王

畧中原

荒遇之雖人才可况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

令人有封

綱巴丑宋元嘉二十六年○宋主欲經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

狼居吞意

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

願上封禪

胥意狼居吞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

問王玄謨

魏檢王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

素和何如

丁南湖曰甚矣知人之難不可以其一事而忽其一生也宋文帝欲窮

謂諛之徒矣然玄謨當廢帝失道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可謂忘身
狗國者淑於逆邵行弑之日厲辭勁氣投軀殉王直與春秋孔父之節
異世而爭輝孰意劉
宋末代有斯人耶

綱唐寅宋元嘉二十七年○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時魏主

馬鄭王賈
不如崔浩

崔浩刻石
刊史

使崔浩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者作令史閱湛郁標性巧佞謂浩
註易及論語詩書馬鄭王賈馬融鄭玄鄭興王肅賈逵也不如浩之精微乞頒令天下
習業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浩從之刊石立於郊壇東
方百步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石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
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
奉使并州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勸其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
繼謂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
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
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
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
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鄙
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

高允小心
慎密

此人情所
難

每念使人
心悸
史為將來
勸戒
高允不奉
東宮指諫
高允恐有
翟黑子

拓跋未純
乎中國

下哀臣欲句句音蓋也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
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六
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
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
來勸戒佳浩孤負聖恩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
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辭違心
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
翟黑子故也

尹起莘曰

周官司寇八議有議故議賢議功議貴之典崔浩自其父宏
仕魏實為世臣浩歷事三朝身為上公才器獨優運籌制勝
屢有成績自八議言之浩居其四而乃一觸忌諱遽赤其族凶暴之國
尚可立其朝哉拓跋本夷狄進於中國而未能純乎中國故其所為如
此書殺司徒崔浩夷其族蓋甚之也

方正學曰

崔浩嘗自謂才可擬子房而稽古過之浩信多智矣但高祖
寬厚長者子房知能用吾術可以有功能不受其位可以免
禍也故天下既定則遠引而去之高祖雖欲疑之豈可得哉浩之主夷

狄之雄猜暴之虜耳而浩之術又皆出乎推步占驗滿恠惚恍之說參之以揣摩縱橫之辨智術蓋於其國權勢行乎群臣之上使主忌其志同列畏其威固有致禍之道矣况重之以專挾之以私觸其所甚諱者暴之於外而身不知退卒取族滅豈足異也哉

治國如治家

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沈慶之諫曰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還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固陳不可宋主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乃大起軍使王玄謨進圍滑臺攻城數月不下魏主自將救之眾號百萬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死者萬餘人○會詔使至不許退師蕭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閩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沈公乃更李問衆人不知耳李之據清口自將諸軍還歷城

戴守溪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自非素所更嘗雖使良平處之亦不能平定必有老成宿將相與圖回廟堂彼於用兵皆身所涉歷不但耳聞目見而已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至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陲卒有警急而資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婢豈不顛倒錯亂而失其所措哉

王旗當仁聲先路

柳元景破敵成功

十一月弘農太守柳元景使薛安都等大破魏師於陝斬其將張是連魏洛州刺史降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言有仁聲聲聞以為前導也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上以王文謨等敗退魏軍深入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王文謨首建北伐之謀親將大眾望風退走柳元景偏裨別將破敵成功宋主不能顯加賞戮此固佛狸之所望而悔者尚可與之校勝負哉

魏軍在蕭城在徐州蕭縣治北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歸長史張暢曰城中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窮罄豈有捨萬安之術

而就危亡之道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道民駿自稱其小字忝為城主必與此城共

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謁義

恭且請見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軍直造仄

步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

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孝伯將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

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定有奇君還本朝今為相識之始

魏主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魏軍至仄步仄步山名在揚

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朕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

在豈使胡馬至此按南史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

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

及魏軍至仄步帝嘆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綱辛卯宋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宋主殺其弟義康書殺其弟者罪不至死故專曰

甚之也○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

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

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

嘉之二月魏師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

綱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魏人凡破南兗徐豫冀青六州殺掠不

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稍上盤舞以為戲貫小兒於槊所

過州郡赤地無餘蓋也春燕歸巢於林木無室可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

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

帥趙超趙音唯趙音沮不進也莫敢自決又江南曰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

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初魏主過彭城遣詔城中曰食盡且去交熟

王孝孫曰百姓饑饉日久方春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

何可制耶虜若必來芟麥無晚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典義董

元嗣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義恭乃止

張長史言不可異

虜馬飲江死天道

今為相識之始

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

豈使胡馬至此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沈璞歸功於臧質

君子殺身成仁

三月魏以盧慶世為中書侍郎。○魏中書學士盧慶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家吏囚罪子掠治之罷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

可言其子奉父命更以大藝其體終不言而死後魏主赦慶世以為中書侍郎。

六月魏太子晃卒。○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

王者無私務能容私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不聽後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

壬辰宋元嘉二十九年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壽尚書源賀陸

鹿勒兵誅愛奉皇孫濬即位改元興安。濬景陽太子之子是為高宗文帝

宋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居方山。方山在建康府西議者咸謂

袁淑錄隱士直傳

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請數四果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偽傳以嗤之。

無名

宋主間魏世祖殂更謀北伐。○宋攻碭碓不克而退雍州兵進至虎牢亦還。○宋太子邵始與王濬與吳興巫嚴道育等共為巫蠱琢王為

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及事泄宋主赦不誅。

癸巳宋元嘉三十年二月宋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

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初宋主欲廢太子劭先與王僧綽謀之

綽曰臣謂宜速斷不可稽緩願以義割恩不爾便應坦懷如初不可使難

生慮表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議久不決與徐湛之屏人語連日累夕

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告濬濬

馳報劭劭乃謀為逆惟蕭斌與之同袁淑切諫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

可罷劭竟殺淑令張超之等入拔刀徑弒帝并殺潘淑妃及徐湛之江湛

等濬時在西川府聞臺內喧譟王慶曰宮內有變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

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往見劭劭遽即位不敢臨喪沈慶之密謂腹

憑城自守非臣節

僧綽能斷大事

湛之秉燭繞壁

此何事而可罷

蕭斌婦人

胡安國目為腐儒

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發明昔唐太子弘受春秋至楚世子商改讀禮先正胡公安國傳春秋至此目之為腐儒以為若語之曰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弘而聞此必懼然畏懼不至於奏請拂旨而見醜矣今綱目取法春秋故於弒逆之事亦必直書于冊焉

胡致堂曰

晉之申生宋之座秦之扶蘇漢之據晉之逼隋之勇唐之英勁則反逆之跡形于手書既與潘陳謝帝前其暴著甚矣非有讒而信忌之事也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廢之已不失為慈父卻潘得盡天年不亦善乎君親無將其將已形而不治蓄疑敗謀其疑已久而不決置東宮兵與羽林等使其有宮甲之勢以所謀語潘淑妃不虞江羊之漏是勁固欲弒而文帝固使之弒也宋文美質溫厚愛養斯民然純恃智觀之人君以務學為急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豈不信哉

史臣斷曰

文帝恭勤政事惛惛忘疲性存儉約不事侈靡加以在位日以萬里長城之人不免死於饑饉間之口而又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藏於河南戎馬飲乾江漢及其末路孤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

綱三月宋劾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綱劾料檢文幣巾箱及江湛家書

上僧度善不見及

同歸猶羽化

僧綽忠於謀國

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屬所親威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九泉猶言黃泉羽化言人之死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發明僧綽力請宋文速斷而宋文不能從若逆僧綽當引身而去固不可以其不知所謀而忍隱就職不死於臨難之初而死於受職之後豈不深可惜哉

綱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劾宋人立駿五月劾及濬皆伏誅

○綱劾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弒駿慶之求見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

劾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

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

兵至簿顏竣延之子也謂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

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眾駿令竣拜謝慶之曰君但當

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駿戒

君但當知筆札事人以爲神

家國安危在將軍

沈正說顧

嚴誓衆至潯陽命顏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隨王誕將受劾命參軍事沈
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唱大義於天下誰
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僞寵乎琛曰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
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弒逆冤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宜求必全耶馮衍

賤士

人有言曰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
家者故琛乃與正共入說誕從之遣劉季之將兵向建康誕爲後繼助遣兵拒之大敗駿發潯陽沈
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劾以示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

竣尚不顧老臣

也劾曰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劾怒稍解厚撫魯
秀等悉以軍事委之宣城太守王僧達弘之得檄未知所從客說之乃自
候道南奔駿卽以爲長史駿初發潯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

王僧達必來赴家

人問其故曰吾見其在先帝時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
駿同誕舉兵討劾劾衆大潰群臣勸進駿遂卽帝位于新亭斬劾濬及蕭

斌等袁淑徐湛之等各封贈

宋復以何尚之爲尚書令

○國初劾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子偃爲
侍中及劾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自洗謂躬親洒掃也宋主特宥之復以爲尚
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發明

尚之先以致仕起復身爲大臣君弒不能死於其難乃北面逆賊考武復以爲尚書令綱目譏其不當復用從逆之人也

世祖孝武帝

名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太子劾遂卽帝位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三

○國宋劉義宣南郡王也反敗歸

竺超民備羽儀迎之荆州刺史朱脩之殺義宣并誅超民超民兄弟應從

誅何尚之言賊旣遁去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唯免愆

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也乃原之

○國慶之請老

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沈慶

微足觀過知人

向公

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綱丙申宋孝建三年。魏太安二年。二月魏主立其子弘為太子

書法弘生甫三歲其母李貴人依故事賜死是亦不可少緩乎息哉其為君也

綱宋以宗慙為豫州刺史。○**綱**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王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皆以典籤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慙為豫州吳喜為典籤每多違執慙大怒曰宗慙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綱十一月魏以源賀為冀州刺史。○**綱**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有謫戍守邊魏主從之久之謂群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

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愼哉

綱十二月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綱**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笨音奔去聲竹輿也逢竣園簿即屏在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要人謂權貴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

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佚如此其能久矣竣丁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竟為宋主所殺**癸明**延之書爵書卒褒美如此所以著其清儉之德知子之明也

綱戊戌宋大明二年。魏太安四年。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綱**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群臣曰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高允真忠臣

臣

天

五

不從官

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王謂群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以求官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帝重之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

子康卓茂劉文饒劉寬之為人褊心性狹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

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崔浩嘗謂高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節操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青巖斲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

數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中常侍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

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鮑叔牙死管仲哭之泣下如雨

○六月宋以謝莊顧覲之為吏部尚書○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莊與覲之為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用人漸

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覲王或為之侍中蔡興宗子也曰選

費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後竟如

其言○八月宋殺其中書令主僧達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宕不拘宋主初立擢為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劾僧達耻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後宋主與太后憤怒因誣賜死

沈約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

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途也魏立九品蓋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籍世資用相陵駕

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十月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顧覲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大峻覲之曰辛毘

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

不降意顧覲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大峻覲之曰辛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

宋主欲重其選

蹈道則為君子

晚代分途

九品論人

才優劣

士庶之科

較然有辨

顧覲之獨

不降意

命論

移唯應恭已守道而聞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飛乃若定命論以釋之魏明帝時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交子敞曰劉孫用事大人宜小降意毘正色曰祗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耳大

大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綱已夷宋大明三年魏太安五年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討之○國誕知

宋主意息之因魏人入寇脩城治仗察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遣

建康宋主以為中書侍郎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

無者其惟江智淵乎俄而事覺宋主令有司奏請收付廷尉詔貶為侯

遣之國使垣朗與戴明寶襲之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為內應誕聞之

斬成擊朗殺之詔沈慶之將兵討誕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

子遣使邀之曠斬其使誕遂滅曠家先是誕誑眾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

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軍盛棄城北走誕眾皆不欲去乃復還築壘軟

血以誓眾以劉琨之遵考之子也為參軍琨之辭曰忠孝不得全琨之老父在

盡有盡無江智淵

不敢承命誕囚而殺之慶之值久雨不得攻城宋主令有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初誕參軍賀弼固諫誕怒袖刀向之及兵屢敗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飲藥自殺慶之帥眾攻克廣陵誕走追及斬之

綱辛丑宋大明五年魏和平二年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

以祭信或虛刻木為合符曰祭吏執以傳信執不奉旨須墨勅乃開宋主曰卿欲效郅君

章耶到朝字君章漢光武出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

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綱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綱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

綱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以張岱為參軍行府州國事後歷臨海豫章

晉安三府與鸞並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問其故岱曰古人言一

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

謝莊欲效到君章

一心可事百君

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鸞復以岱為別駕行事

綱壬寅宋大明六年○宋策孝秀于中堂○**綱**揚州秀才漢取士有秀才二等曰

顧法對策及今雖進士猶以秀才為號

躬化易於上風

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

綱癸卯宋大明七年○正月宋吏部郎江智淵卒○**綱**初淑儀殷貴妃卒

此上不吝有懷字

宋主痛悼不已命智淵議淑儀諡智淵諡曰懷宋主以為不盡美噉之他

日至如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吝有懷字智淵懼竟以憂卒

綱夏宋以祭與宗袁祭為吏部尚書祭叔之○**綱**宋主好狎侮群臣常呼

蔡尚書今日能負荷

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僮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顧師伯為慳露齒貌

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侖奴令以杖擊群臣惟憚祭與宗方

嚴不敢侵媢議曹郎王軌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

私之日未嘗相名蔡尚書謂蔡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哀丁凡曰蔡與宗都督荆川被顧命徵還京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

綱六月宋大脩宮室○**綱**宋主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

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

脩宮室土木被錦繡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壞高祖所居

燭殿與群臣觀之狀頭有上障壁上有高燈籠麻繩拂○上障猶枕屏也

綱甲辰宋大明八年○宋主駿殂太子子業即位○**綱**年十六祭與宗奉

重綬太子受之敖情無戚容與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史臣斷曰孝武勦除逆亂師直而壯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沉湎于酒荒

帑藏空虛迹其無道拒靈不若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蓋亦幸矣求欲

永有其國尚可得乎身沒未幾嗣子殲滅宜矣

袁凱稱高祖儉素之德

田舍公得此已為錫

子約仕齊遷司徒長史蕭鸞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不改父子世直矣又蔡順之方雅蔡博之英巖蔡凝之正色自子度以來百年高閥四世忠節為江左禮門休哉

太宗明帝

名或字休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帝被誅大臣印或立之在位七年崩壽三十四

乙巳

宋太子業嘉景元年太宗泰始元年魏和平六年

五月

魏主殂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

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

楚楚悽愴

高宗嗣之

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

中外民心復安顯祖弘即位

弘高宗長子也是顯祖獻文皇帝

時年十二馮太后臨朝稱制

綱春宋鑄二銖錢

○九月沈慶之啟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殺千錢

宋禁鵝眼錢

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緹環錢貫之以縷入

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

至十一月罷二銖錢禁鵝眼緹環錢餘皆通用

綱宋太子業殘暴日甚宗室百官濫被誅殺壽寂之弒之迎湘東王或即位

丁南湖曰子業罪浮桀紂天下怨如讐敵弒之者寂之而欲

綱丙午

宋太始二年魏顯祖

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子勛晉安于

江州子勛遂稱帝

鄧琬詐稱受路太后尊號豫青冀湘徐廣梁益州皆舉兵應

之○國宋主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

劉順說豫州刺史殷

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從之為之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

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上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

事後猶羊公之言耳

晉羊祜曰吳平之

宋主知琰附潯陽郡非本意乃厚

撫其家以招之

發明子勛前書舉兵者子業無道故子勛不以反書也湘

便當返旆還州告諭諸郡以國已有君之意如是則宗廟重安境內無虞

豈不休哉不是之思遂乃正號稱尊則是志在爭帝非復前此避禍之意

也綱目直書曰討然後宋師可舉名義正矣故自此以下皆以臺軍別異而書之

綱宋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赴建康時內外憂危咸欲犇散孝祖忽書法

子從正也書赴建康○綱宋臺軍克會稽吳善任農夫及上○三月殷孝祖中流

矢死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已憂其沈攸之代將擊潯陽軍大破

初子業之世在內大臣懼禍

綱秋八月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勛傳首建康咸欲遠出袁覲求出為雍州

宋臺軍克江州

殷統軍可謂死將

殷孝祖帥兵赴建康

三七

刺史以蔡興宗為荊州長史辭不行謂說曰子欲在外求全吾欲居中免

禍至是衣冠流離外難百不存一眾乃服興宗之先見

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等初應並遣使乞降宋主以南

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乃命張永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安都安都聞大兵

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珍奇亦以懸弧縣名屬汝南郡降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

元等救彭城○綱宋立子昱為太子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

有孕者內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丁未宋泰始三年宋張永等棄城夜遁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

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呂梁山名在直隸徐州城南死者以萬數枕屍六十餘里永與

沈攸之僅以身免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宋主復遣沈攸之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

宋主怒彊遣之而使行徐州事遣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

綱已酉宋泰始五年正月魏援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綱初文秀

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蟲無離叛之

志至是魏人援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人執之魏王重

其不屈拜外部下大夫

綱庚戌宋泰始六年宋以南京州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復本任

○綱道成在軍中久民間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

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

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

發明宋主以疑而召道成道成以計而

綱辛亥宋泰始七年魏高祖考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

王休範為江州刺史○綱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

主乃手書召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時宋主

沈攸之固執以為不可

蕭道成收養豪俊

甲冑生蟻

沈文秀持節不屈

蕭道成尋復本任

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

沈約曰太祖之於義康以阿訓之微行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

幼主孤立神器傾移履霜堅冰其所由來遠矣

宋以淮陰為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

蕭道成逐

就徵道成曰主上自以太子稚弱弱除諸弟何預他人今唯應速發淹留

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與方與卿等戮力耳

併力也既至拜散騎常侍

八月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魏主有遺世之心文帝幼有至性

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黃老謂黃帝老子也浮屠謂釋氏也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

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乃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宏生五年矣高祖

即位顯祖長子是為高祖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顯祖病癰高祖親吮及受

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群臣奏曰今皇帝

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上皇徙

居崇光宮崇光宮在山西大同府城內西北國之大事咸以奏聞按宏五歲兒也其篤性生之三歲矣此其過漢景魏文遠矣

尹遂昌曰古人兢兢業業一日萬幾豈固厭逸樂而好勤勞哉所居天

猶懼弗勝烏有尊居人上而厭棄塵勞者哉必若清虛恬淡亦擇賢

而用委任責成總其大綱猶或庶幾况嗣子方穉乃欲委而去之何耶

異時鳩毒潛行其身不保亦以大權去手莫能致詰故爾尚誰咎哉雖

然魏主屏去聲色超然物外其與奢侈縱欲相去何止什百然而不享

喬松之壽反貽覆身之禍然則

浮屠黃老之學果何益哉噫

宋作湘宮寺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

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常侍盧惠侍側曰此

皆百姓膏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浮圖此何功

德之有宋主怒使人驅下殿

宋主宋泰豫元年二月宋殺其江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宋主魏延興二年宋主宋主

此是我大功德

宋主

景文神色不變

景文處死

景文恩杯

道成

明帝不知

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賞手敕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并

藥賜死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欵子納盒畢

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啟致謝飲樂而卒發明景文處

如此若昇以託孤之任豈不愈於道成乃反疑而殺之何耶書官書爵可

哀也已蘓東坡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

不知人

○綱四月宋主或殂太子昱立○國昱時年方十歲宋主病篤以

桂陽王休範褚淵袁粲等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

軍共掌機事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農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

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沈約曰明帝頗好文義舊臣才學之士多見拔擢然猜疑畏忌言語文

○綱癸丑宋主昱元徽元年宋尚書令袁粲以母喪去職○國詔以衛軍將

軍攝職祭辭書法此其書何嘉守禮也

○綱甲寅宋主昱元徽二年六月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國道成與袁粲

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國魏顯祖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慎

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群臣多以為言

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監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

以囚圍為福堂囚圍周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

○綱九月宋以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為尚書令劉秉為丹陽尹○國

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書法去年書粲以母喪去職矣於是復用則其

難入赴於是又固求反墓不許

而後受之可謂得進退之權矣

○綱丙辰宋元徽四年夏六月魏太后弒其王弘復稱制太上皇時馮太

上所誅馮太后由此怒太上是

遂密行醜毒弒帝而臨朝稱制

順帝名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及蒼梧王被弒蕭道成

迎而立之在位三年復為道成所弒壽十四而宋亡

四貴

智者以囚圍為福堂

袁粲得進退之權

順帝

綱丁巳宋順帝升明元年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準而立安成王

準自為司空錄尚書事○同時宋主昱自京口既平驕恣尤甚嘗忌蕭道

成威名欲殺之昱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書計裸程昱令起立畫腹為的引

投弓大笑○飽音袍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

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道成命王

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王夫等使伺機便會昱乘露車晚至新安寺偷狗飲

酒醉還乃使王夫弒昱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王敬則拔刀跳躍

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褚淵曰非蕭公無以

此道成卒議迎立安成王準安成漢縣名今河南信陽以太后令追廢昱

為蒼梧王蒼梧漢郡名今為蒼梧縣屬廣西桂林府安成王準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

錄尚書事發明司馬昭猶不能免道成何詞乎昔趙盾以不越境反不

討賊之故躬受大惡之名今道成於王夫輩不惟不能討又從而爵賞之

罪益明矣若以飽箭之事謂道成迫於畏死則鉏麈之賊啖犬之難春秋

春秋何不以是而怨盾乎

史臣斷曰蒼梧王異姓之子加以童孺之年偽冒類於呂秦暴虐浮於

劉氏故假異姓以絕其國耳

綱十一月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初攸之與道成

同直殿省相善至是道成一且專權攸之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

不為賈克生又遺道成書曰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攸

之起兵道成世子曠行至潯陽欲留屯湓口或以城小難固周山圖曰今

處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曠乃

奉晉熙王燮鎮湓口攸之攻郢城不克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

綱宋中書監袁粲字景尚書令劉秉字彥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初

粲與秉謀誅道成謀既定粲以告褚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靜等

攻粲乘踰城石頭城也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

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

五

沈攸之不

敢捐包胥

之節

江山皆城

隍

蕭道成殺

袁粲

止大廈之

崩但

綱

前

忠臣孝子

袁粲父子俱死

袁粲情民望國華

景倩蹈匹夫之節

景倩无棟樑之且

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謚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為追者所殺發明沈攸之眾潰無成袁粲討賊之責然綱曰書舉兵書討書謀誅書不克而死皆幸其僅能舉義不以成敗之故而異名之也

襄子野曰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樑之具矣

方正學曰袁粲拒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可比漢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負粲而敗非粲負社稷也使天未遽成之勢已盛而然非祭過也沈約不明其本心而文致細故以罪祭謂祭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此何足罪祭乎

袁了凡曰袁劉將蕭道成素重陶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王儉欲謚文孝季直以不如謚文簡又請為淵立碑始終營護甚有吏節按季直仕宋為望祭令乃知有齊而不知有宋後齊人而仕梁當代人物則知有褚淵而不知有袁劉其識操不正若此而名挂孝義傳不知其何以為義也

宋以楊運長為宣城太守

成敗在德不在眾寡

問江淹論五勝五敗其言何如

此籠中之鳥

宋以楊運長為宣城太守

運長山守宣城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宋蕭道成假黃鉞黃鉞天子所執之大斧節之以金故名假與之所以重其威也出頓新亭○國道成

謂眾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眾寡公雄武有奇略寬容而仁恕賢能畢力民望所歸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有威而無恩士卒解體縉紳不懷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必矣行南徐州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包藏禍心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也

綱戊午宋昇明二年魏泰和三年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而縊死蕭道成自為太尉

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丁南湖曰

沈攸之與袁粲劉秉皆謀討道成可謂能舉義者攸之眾潰無成而死袁劉謀泄不克而死可謂能殉國者是綱目之所

謝朓死言

也子
○九月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國時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

史謝朓莊之子也屏人與語久之朓無言道成慮朓難提燭小兒難防之意道成

竊聽收不肯言取燭遣出朓又無言王儉知其旨請問說之謂公宜絕

禮群后微示變革然當先令褚公知之即倡義加太傅假黃鉞道成陰謂

彦回非有
奇才異節

所親任選曰褚公不從奈何選曰彦回褚淵表字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

選能制之淵果無違異

歷年圖曰

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彊禍亂相繼至于元興而桓氏篡位

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秉輿再興王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

首銳卒北驅姚泓而縛遂汛掃伊洛脩奉園陵震驚禮表之心發舒華

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躋於天位委棄秦

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

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疆胡使師徒殲於河南伐馬飲於江津及其未

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驕淫明

論武帝

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其何後嗣之有哉

帝於秣陵

見發明裕弒口誅筆伐品藻則裕也弒逆之罪當為天下首惡矣弒之

君自裕始故身沒未幾而二子不得其死傳世八葉而六主不以壽終明古

曰心狠敗國語此之謂哉○義符不綱居喪無禮身遭廢弒徐羨之等

文帝以晉文景以上人誰對曰晉文景以上人而入承大位考之綱目

親臨聽訟重民命也像寺有禁予知節也書鑄渾儀予象器也脩孔子

廟嘉崇文也饒義季而使識饑苦宋主錢義季於武帳岡戒諸子弗食

有饑苦知以誠義恭而勉以寬仁宋主書曰以貴凌物物故四境之內

戶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耻輕薄綱目朝廷清明而天下安靜行

論晉陽王

論文帝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劉宋總論

顧迴瀾曰昔劉裕乘晉祚之衰丁桓玄之亂起自布衣生擒天子誅

玄斬南燕王慕容超滅秦王姚弘以得晉鼎猶復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而必欲死之

帝於秣陵

見發明裕弒口誅筆伐品藻則裕也弒逆之罪當為天下首惡矣弒之

君自裕始故身沒未幾而二子不得其死傳世八葉而六主不以壽終明古

曰心狠敗國語此之謂哉○義符不綱居喪無禮身遭廢弒徐羨之等

文帝以晉文景以上人誰對曰晉文景以上人而入承大位考之綱目

親臨聽訟重民命也像寺有禁予知節也書鑄渾儀予象器也脩孔子

廟嘉崇文也饒義季而使識饑苦宋主錢義季於武帳岡戒諸子弗食

有饑苦知以誠義恭而勉以寬仁宋主書曰以貴凌物物故四境之內

戶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耻輕薄綱目朝廷清明而天下安靜行

錄 君子謂元嘉之治冠江左信矣然黑衣充位其味參權披紹裘孔

臣秉軸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殺道濟而先以長城自壞檀道濟見收

謂將涉千里而殺麒麟策蹇驢者也卒之嬰兒舞槩魏人殘酷以嬰兒

燕巢林魏人所過赤地無餘黔黎蕭條賦生靈磔裂賦杜甫吾重惜其美

政之不終焉追天晚年溺於慈愛而不能速斷於建立之際竟使難生

慮表取笑千載豈非但能裁弟不能裁兒之過歟宋主始殺弟義康不

劉劭弑逆弑文帝開闢未聞沈正曰國家此沈慶之手書密發劭與慶

法腰領分矣駮斬劭孝武即位新亭世祖未幾而殺南平錄殺武昌渾

由是而義宣反於江州宋主淫義宣諸竟陵誕反於廣陵誕教宋主罪

之醜豈休茂反於襄陽骨肉狼藉朝廷隱憂孰非宋主之不德有以致

之甚者沉湎貪刺史二千石還必令淫葦般大興土木宮室被恣為侈

慢而王劉有老僇老慳之名時呼王玄謨為老競為狎遊而師伯有得

雉得盧之擲宋主與師伯擲得盧拒諫而注弩作色沈懷文等諫徽宋

欲效顏峻耶淫刑而行哭不免宋主欲殺沈懷文三厥後子孫殆盡豈亦天

醜其行乎見發○子業繼之悖虐不道穢德閨門姑新蔡公主納為謝

置面首左右三十人翦除宗室殺義困辱諸父如呼或為猪王其不及熟也固宜

子業遊華林園使宮人裸相逐一人不從斬之夜夢○湘東帝初即

位而尋陽兵起所在皆送款承風子勛起兵尋陽休仁之師方出宋主

仁討而子勛之帝已稱雖湘東晉安並可當璧蕭惠開曰湘東太祖之

當璧並無不可然一淵不兩蛟一栖不兩雄廣今社稷有奉而復尋戈是爭矣

故綱目以討江州書之何鄧琬之抵書投地欲開端門以亟死耶初宋

子勛開府儀同三司書下江州鄧琬抵書於臺兵既克勛誠宜砥躬

地曰毀下當開端門黃閣吾徒事耳遂起兵

論明帝

論子業

論世祖

論明帝

論子業

論世祖

論明帝

論子業

論世祖

礪行帝何至其後荒暴日甚勦拉同氣窮落洪枝如殺休祐休仁等裴

鈴勒拉同氣沈約曰太宗保字螟而又使世祖二十八子靡一子遺宋主殺子殺

賜子房等十人死世祖信哉秉心之忍也又至裸婦人而為樂王后以

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奕飛碁而不悟宋主與王抗對奕抗起曰

姑姊妹集而以此為笑乎高湘宮為功德而竭百姓膏兒貼婦之錢宋主作相宮寺曰此是

悟不紹統初宋主以宮人賜李道蕭道成斬休範於外休範反道而秉國之

百姓賣兒貼婦錢令德茂聞罪深覺積豈帝王事哉保字螟蛉李昱

所為何功德之有鈞四貴入直道成袁粲難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戰國難杜闕而

紹統乃縱肆微行開端樹隙兇驕益熾刀鋸推鑿置左右一日不殺李將軍

弒昱嘗自稱李將軍而安成王立非蕭公何以了此哉褚淵求為齊

弒為揚王夫等所弒官事求為齊官別宮令出而後身願勿生天王家宋主禪位于齊王敬

論倉梧王

論順帝

欲見殺乎曰出居別宮耳宋先取司馬家亦嗟乎嗟乎今日之事豈所

如此宋主泣曰願後身世勿生天王家晉恭帝禪位劉裕曰劉氏先取司馬家如此而蕭氏之取劉也

甘心乎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亦如此天道好還可畏甚矣愚故為之說曰宋之道成晉之劉裕也宋

之汝陰晉之恭帝也得國同而失國均謂之晉宋一律可也雖然劉裕

之弒帝也斥而書姓道成之弒宋主也削而書名何也蓋道成弒逆雖

亦至再而劉裕則起於創綱目之所以權衡其間也噫吾慨夫道成之

後而有蕭衍衍之後而篡弒者踵踵也謂非裕之作俑也哉

○齊紀 附北朝魏 太祖高帝名道成字伯紹姓蕭氏相傳為漢蕭何二十四世孫初仕

宋以功封齊公進爵齊王竟代宋在位四年崩壽五十四

歲○安表英異龍顏鐘聲鱗春正月宋以謝朓為侍中○

○國 道成以朓有重名欲引恭佐命以為左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

○已未宋昇明三年○齊太祖建元元年春正月宋以謝朓為侍中○

魏太和三年○是歲宋亡齊代

道成以朓有重名欲引恭佐命以為左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

○國 道成以朓有重名欲引恭佐命以為左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

○已未宋昇明三年○齊太祖建元元年春正月宋以謝朓為侍中○

方之馮異
非知機
晉文當三
滾非高

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臯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
終北面借使魏行唐盧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臯為侍中

齊自應行
侍中
王琨板車
慟哭

臯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王儉乃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
邸光祿大夫王琨攀車慟哭百官兩泣褚淵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

裴頡掛冠
政在孝經

奉朝請裴頡上表數齊王罪過掛冠徑去齊王殺之齊王問為政於參軍
劉獻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

儒者之言
可寶萬世

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齊主歎曰儒者之言
可寶萬世

方正學曰

宋侍中謝朓當蕭道成自立使之解宋主璽綬陽為不即引
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殆臯類耶愚詳考之臯既廢於家終遁不仕可也
後復事齊為侍中又為郡守又事梁為司徒豈所謂秉節不二耶但即
當日所處賢於褚淵王儉遠矣

丁南湖曰

宋齊雖稱以篡弒得國而宋猶為彼善於此者蓋宋之受禪
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其心是雖不得已之言然宋亦
可以釋愧矣齊之受禪也宋主不肯辭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太后懼自
帥闈人索得之敬則啟警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
別宮矣宋主泣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此其情詞之慘齊亦何
忍乎噫宋祚稍長而齊運甚蹙蓋已上於斯矣

我作齊書
已竟
世族國華

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國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
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顧舅氏違恤國家點尚之之孫也淵儉毋皆
宋公主故點云然

五月齊王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

書法重罪齊也

齊立世子贖為太子諸子皆封王

庚申

宋建元元年
魏太和四年

二月魏師攻齊壽陽不克而還○國魏梁郡王嘉與

是吾不諫之策

劉昶攻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禾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魏人果攻小城崇祖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傳隆手自書籍

齊檢定民籍○宋季簿籍訛謬至是詔虞玩之等檢定玩之上表以為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傳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長令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從之

總寬不宜過多

齊以何散為吏部尚書○齊主以戰威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儉儉已左珥若復加散則八座遂有三貂帖以驍游驍騎將軍足矣乃加散驍騎將軍

入朝以腰扇障日

塞上不遜

晉此正長病源黃金典土同價

十二月齊以褚淵為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粲劉也安得免寒士祥好文章性剛疎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以聞徙廣州卒○高帝沉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導笄屬以上曰留此正長病源長後泰即命擊碎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胡致堂曰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慕儉而賤貨者莫不有金玉同價貴焉耳必欲與土同價雖齊高帝在位百年亦不能致也

史臣斷曰

蕭道成屬劉宋傾危蒼梧暴虐百姓凜凜命懸旦夕當是時隆宋祚為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蒼梧之偽冒明劉氏之已絕機昭合亦庶幾近正矣乃自立順帝北而事之既已委質為臣又欲窺圖禪代取國未幾復行紱逆盡勦劉氏之族而殄其祀齊祚之不長豈

道成足為一代賢主

無故耶然其篡國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民不御精細之物不好珠玉之玩內殿黃紗帳宮人着紫披履珍奇異物棄毀不用而又訪政術於劉獻誨得失於群臣亦足為一代之賢主矣

綱夏六月齊立子長懋為太子○綱秋齊南康公褚淵卒○國世子賁耻

褚賁以爵讓弟

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綦屏居墓下終身

綱魏以李崇為兗州刺史○國兗土舊多劫盜宗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

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鼓布百

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善政崇禎

書法宋齊以來刺史專方面本兵柄大率皆任其子弟

袁了凡曰鄉置一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按世亂多盜所以弭

盜之法莫良乎此獨宋向子韶知吳江縣太守孫公傑令每保置一鼓

樓保丁五人以備巡檢盜發則鳴鼓相聞子韶執不可曰聞爭自此始

矣是亦一見也大抵相機設法亦存乎人方畧何如耳法固無定局也然明刑薄賦裕民尤弭盜之本乎

世祖武帝

名順字宣遠高帝長子任位十一年崩壽五十四

鑑癸亥○齊武帝永明元年齊以宋末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限

官制以小滿為限

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

綱七月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國僧虔固辭開

一門二台

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三公主天地人之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

僧綽當以名象見美

司也吾實懼焉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僧綽

僧虔必為長者

十二傳其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

綱冬十月癸亥逆行入太微○國齊有司請禳之齊王曰應天以實不

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灾若在我禳之奚益

綱魏始禁同姓為婚發明魏居華夏至是又有是禁其視蒙

綱魏濟州刺史韓麒麟為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曰公仗節方夏而無所

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

又何誅予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

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

也

甲子齊末明二年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為司徒子良贗王素守忠慎竟以憂卒○

子良齊王之子也少有清尚傾意賓客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

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儒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

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為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

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

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闕籬藩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

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

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

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按南史縝此論出朝野喧譁子良集僧子良

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垂刺為此甚可惜也宜急

毀之縝大笑曰使縝實論取官已至今僕矣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

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子良啟以范雲為郡齊王曰聞其

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

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齊王歎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便弼

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眾賓曰刈此亦殊可觀眾皆

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

宴逸丁奉曰儉見蕭衍當大貴而首先器異之窺其心術豈不欲俟衍貴

○**魏中書監高閭表請北狄為患宜築長城以禦之凡長城有五利罷**

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

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王優詔答之

齊以長沙王晃為中書監○**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捉執刀戟為儀仗之

四十人至晃自南徐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王聞之大怒終不被

親寵武陵王曄多才藝而疎婢亦無寵常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侍中常

以貂尾為飾抄平聲晰帝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

疎骨肉拂過也○**齊**代台一六六

王儉奇蕭衍
范雲諫書
具存
刈此亦殊
可觀
不謂雲能
爾
艱知稼穡
艱難
高閭表
長城五利

愛羽毛而疎骨肉

言論造次必於儒者

江左風流宰相

魏詔均田

問李安世均田論何如

高重情同寒素

悅齊末明三年乙丑魏太和九年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自宋世祖好文

章士大夫無專經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

翕然更尚儒術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

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詔均田書給事中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為豪右所

占奪雖桑井難復更宜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

明悉歸今主魏王善之由是始議均田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

畝不裁樹者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

各隨近給公田有差

○齊末明五年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魏允歷事五帝出

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為人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誼人以

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薦舉隨其才行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

高祐論止盜之方

王者不私人以官

王者之法有常契知心中可常

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至是卒年九十八

○魏主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

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

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

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穉矣又勸舊之臣才

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

官者也魏王善之

○齊末明七年魏主聞南安王植貪暴遣中散問文祖察之文祖

受賂為之隱事覺抵罪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若聽辭去歸第中散慕容

契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

堪乞從退黜魏臣曰契知心中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遠遷宰官在

○齊末明七年長沙王晃屬下受爵

○齊末明七年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數為都官尚書○齊末明七年

興聞人邑姓也緒不許晃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

見逼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容表有士風請於齊王曰臣出自武

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王曰此由江敦謝

滌此山江敦謝滌之可自詣之僧真詣敦登榻坐定敦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

氣而退言齊王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袁了凡曰宋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愛遇稱旨就王球席球舉扇曰

君不得爾齊紀僧真幸於武帝承旨詣江敦敦顧左右曰移

天子之能容兩要人之墓為士大夫其風致亦皆可尚也

庚午齊末明八年○九月魏太后馮氏殂○**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

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賢於

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悟其言為之一進粥

方正學曰元魏馬太后醜其子獻文帝弘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為馮氏

以為非所當服其說謂孝文於馬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讐烏得而為之

服吾意不然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

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殺子之心而不果殺為其子者尚不宜以欲殺已

故而弗為服况孝文乃其孫而可以父故而讐祖母乎母殺其子而孫

得讐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

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哉

辛未齊末明九年○正月魏主始聽政書法太后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州民三千人詣闕言禧有惠政請世昨冀

州詔曰封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乃以禧為司州牧

胡氏曰當下酌民言之公而從違之今一無

所問直以下不得請而拒之非矣

魏封李安祖等四人為侯○**李惠**之誅也魏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

等皆封侯加將軍既而謂曰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李世之

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時人皆以為魏主

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高閭嘗以為言不聽

壬申齊末明十年○魏脩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親行拜祭○**冬**齊

遣使如魏○**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群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

江南多好臣

臣

臣

非所當服然歎不歎

問說者謂孝文之致孝於祖母先儒以為

民請世昨冀州

王者設官待賢才

江南多好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王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王魏王甚慚
沈約疑立袁粲傳
○袁粲傳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袁粲傳約疑立袁粲傳齊王曰袁粲自是宋
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節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頃爾我昔
經事二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齊明帝齊明帝十一年正月齊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顯達自以門
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

顯達曰麀尾拂蠅是王謝家物塵似鹿而大尾可為拂而揮蠅東晉汝不
須捉此取而燒之

○齊太子齊太子長懋卒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善此人不能其
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齊太子齊太子立其孫昭業為太孫○東宮東宮文武悉起為太孫官屬

○魏主魏主立其子恂為太子○魏主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
起將遷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脇眾召任城王澄屏人

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
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

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
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

○齊主齊主不豫以朝事委西昌西昌漢縣名今太和縣侯鸞齊主疽鸞奉太孫昭業立
之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体嚴而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办行

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
能頃遣○魏主魏主至洛陽罷兵○魏主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

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將斬之魏主
遇欲赦之休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到此而人人已為攘

服民以勢不若以理

○齊主齊主不豫以朝事委西昌西昌漢縣名今太和縣侯鸞齊主疽鸞奉太孫昭業立

之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体嚴而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办行

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

能頃遣○魏主魏主至洛陽罷兵○魏主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

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將斬之魏主

遇欲赦之休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到此而人人已為攘

服民以勢不若以理

○齊主齊主不豫以朝事委西昌西昌漢縣名今太和縣侯鸞齊主疽鸞奉太孫昭業立

之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体嚴而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办行

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

能頃遣○魏主魏主至洛陽罷兵○魏主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

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將斬之魏主

盜不殺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可特赦之既而謂司馬馬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司馬公曰人主之於其國譬如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先王黜績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聽明於四遠也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境內今獨施於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况赦罪人以饒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昔哉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魏王至洛陽霖雨不止乃詔諸軍前發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尚書李中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帝乃諭群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

書法前書大舉伐齊此書至洛陽罷兵因而錄之所以著譎也古之遷都若不若之欺矣

魏以王肅為輔國將軍○肅見魏主於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間或屏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

得之晚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皆肅所定

高宗明帝名鸞字景樓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後廢海陵王自立在位五年壽四十四

甲戌齊主昭業隆昌元年昭文延興元年高宗明帝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

正月魏以韓顯忠韓麒麟之子為中書侍郎顯宗上書謂顯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洛陽宮殿

故基魏明帝所造也前世已譏其奢宜加裁損陛下遷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闐

闐之內猶施警蹕况涉履山河至於景夏而食景日影也夜分而寢又非

所以畜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聖人執

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林希逸云左契如今之合契右契

同文字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有德者則司至此契而無求索之心魏主頗

納之顯宗又言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

分以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

也魏主善之

魏主還平城○使群臣更論遷都利害尚書丁果曰先帝以來久居

平城

平城

平城

平城

平城

平城

平城

王者以四海為家

於此一旦南遷眾情不樂魏主曰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

七月齊西昌侯鸞引兵入雲龍門弑其君昭業乃以太后令廢為鬱林

王鬱林漢郡名今為鬱林州屬廣西梧州府迎新安王昭文也昭文鬱林王之弟即帝位以

以齊為驃騎大將軍

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

謝滄不問外事

臥竟不問外事大匠虞悛竊嘆曰王徐王晏徐遂縛袴戎服廢天子天下

豈有此理

安臣斷曰鬱林地居長嫡取譽未彰而武皇之心未變周道故得保茲

保齊氏之亂始於此矣

質魯何由知書

九月魏主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

知書豈皆友人憂也

今知書者甚眾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脩百官興禮樂其志

魏主欲移風俗

固欲移風易俗朕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

博若求居恒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墻爾

至郡置酒

齊宣城公鸞殺鄱陽王綽等七人自為太傅揚州牧進爵為王復殺衡

飲此勿豫

陽王鈞等四人

人爭

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置酒數斛遺其第吏部尚書滄曰可力飲此勿

何可隱

豫人事

司馬公曰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遺直

齊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

欲變易舊

命宗力辭慟哭朝儀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禁上民胡

齊立子寶卷為太子

社稷

魏主欲變易舊風乃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

任城忠於

謂亮曰公輩平居議論不顧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季冲曰任城可謂

忠於社稷

然魏主竟不從遂發洛陽

社稷

忠於社稷然魏主竟不從遂發洛陽

乙亥 齊建武二年二月魏主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王之罪而

還書 魏書惡鸞也前書伐此

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 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發明魏主於是乎可謂知所尊尚矣

魏主欲變北俗 謂群臣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於是下詔

斷諸北語違者免官及詔求遺書秘閣所無而有益於時用者加以優賞

改用夏衣大斗依漢法為之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魏高宗好讀書 手不釋卷在輿褹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

既成不更一字又好醫藥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

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之徒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

之風焉按尹氏曰魏主賈明政事設施皆有可觀如班祿均田作辟雍定樂章詔賑貸出宮人罷未作等事皆南朝所無者綱目豈以夷狄南朝所無之故而遂掩其美哉

丁南湖曰 太平者先王之至治也魏亦有此風其盛之極衰之兆乎魏

自天興以後太和以前中國晉宋齊凡三易姓其間昏虐之

主祇奪之禍紛紛迭出而魏為外夷顧乃一脈賢君相承累葉有太宗

太武之開創有明元文成獻文之守成至孝文而讀書講道制禮作樂

有太平之風真可謂超中國擬先王矣豈非盛之極衰之兆乎是故宣

武立而魏運衰蓋天時人事之定數也

魏以薛聰為直閣將軍 聰為御史彈劾不避彊禦魏主或欲寬宥

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况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魏主每

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

爵所能榮也

魏以高陽王雍為湘州刺史 魏主戒雍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

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魏頒品令賜冠服 魏主見群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光祿勳于烈

子登引例求遷官列表曰聖明之朝理應謙讓而登引例求進是臣素無

教訓之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謂曰以

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校尉魏主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

此乃有識之言 于烈有直士之風 從來有一事 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 進卿校尉 魏主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

九經通補

卷之六

四十四

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
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
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

綱丙子齊建武三年魏改姓元氏初為拓跋氏初定族姓○**綱**魏主雅重門

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伯宗滎陽鄭義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

女以克後宮及更為六第聘室而以前所納者為妾媵

綱瓊山曰此胡人冒中國姓之始元魏起漠北以九十九姓為部落其

綱魏主選調專取門品或遺才能李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

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三卿孟孫叔孫季孫孰若四科

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傳曰豈可
以門地得
非常人曠
世乃有一
三卿孰若
四科

綱司馬公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雖魏孝文之賢
而不能免斯弊也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鮮矣

綱齊詔去乘輿金銀飾○**綱**齊王志慕節儉太官掌御元日上壽元旦口
飲食元日上酒稱

節儉有銀酒鎗齊主欲壞之鎗鼎鬲三足温酒
器也壞毀之也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

盛禮莫若
三元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為侈齊主不悅後遇曲宴

壞鎗宜移
在此器
明君量
受職私也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主甚慚齊

主躬親細務綱目亦密侍郎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受職

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齊主不懌謂大中

大夫顧高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嶸雖位小名卑而所言或有可

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

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齊主不顧而言他書法譏矯也觀穎胄移在此

綱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為庶人尋復賜死

綱魏除逋亡緣坐法○**綱**初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

伐庖宰而
寫匠斲

闔門充後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綱丁丑齊建武四年魏正月魏立子恪為太子

綱初魏元丕與陸叡李冲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受詔許以不死也叡既以謀反誅

魏主賜冲烈詔曰叡反逆違誓在彼不關朕也然猶不忘前日聽其自死

免其孥戮朕本期終始而彼自棄絕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

洛陽春還部洛時人謂之鴈臣

司馬公曰

殺生子奪人君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制雖有八議苟有則宥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於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於死地也

綱八月魏主自將伐齊書伐惡○魏發河北五州兵三十萬以伐齊假

彭城王勰音協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魏曹植為陳思王丕之弟也上疏求自試曰臣雖未能擒權敵亮

求自試曰臣雖未能擒權敵亮

陳思求而不允 魏主竟不聽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

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

綱戊寅齊永泰元年○魏李彪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

比汲黯

綱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敗死○初敬則世子仲雄善

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火烈聲知其良借之

仲雄作懊儂歌懊儂音奧農琴歌名謂懊惱而復隆儂也隆儂悅也儂我

惡人題齊主愈猜愧會疾病乃以張瓌為吳郡太守以防敬則謝朓敬

則子婿也敬則子遣人告之朓執其使以聞敬則反敗於曲阿胡松斬之

朓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

遂成恒俗謝今所讓又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耶

綱齊以蕭衍為雍州刺史

所讓又別有意 譏豈關官大小

五

仲雄懊儂歌

二曹以才名相忌

齊書卷之六

齊王鸞 太子寶卷立

惡靈極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憤脫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秃鸞啼來乎○詩曰華有鸞在梁注鸞秃鸞也狀如鶴今見闡入臨脫憤無髮故笑云云以其頭秃而頸長也

劉景齊 曰

夫大臣民之表也不可以不敬也寶卷嗣服押侮不恭舊臣喪甚矣其禍之見及也固宜

東昏侯

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三子也在位二年為蕭衍所廢壽一十九歲

四月魏主宏 殂太子恪立

是為世祖宣武皇帝 ○時魏主因禦齊師疾甚北還至穀塘原以嗣子託司徒勰勰慮權寵震主取罪必重涕泣固辭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為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冲挹之性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樹皆罰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脩衣冠洗濯而服之幼

松竹為心

胡越可使

如兄弟

伐樹罰絹

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權在已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耶

時事不可不直書

鑑 齊王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是時始安王

始安三國吳郡名今廣西桂林府 遙光等更直內省分曰帖勅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况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脩武備聚驍勇以萬數

蕭衍家備武備

齊王殺其僕射蕭坦之 領軍劉暄

暄是齊王舅弟 ○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

按齊王昭業即位改元隆昌與何胤謀誅蕭鸞胤依遺諫說齊主意復止遂為鸞所弑故鸞戒其子寶卷 戒齊王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王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

魏以郭祚為吏部尚書 ○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

魏以郭祚為吏部尚書

齊書卷之六

非獨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

職

鑄庚辰齊末元二年○魏世宗宣武帝恪景明元年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聞齊王數誅大

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

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若

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一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

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愚按齊卷

臣其惡不待言矣叔業遣子芬之入質建康可也乃遣使奉表以壽陽降

魏魏遣彭城王勰鎮之是挈地以與人則叛而已矣故綱目書曰以壽陽

叛降于魏

細齊後宮火○時齊王昏淫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

賦言於齊王曰栢梁既災建章是營漢武帝太初元年栢梁亭災遂作建章宮齊王乃太起芳

樂主壽等諸殿窮極綺麗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潘

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百姓困盡號泣道

路

細齊殺其尚書令蕭懿懿蕭衍之兄也○初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

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王尚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

若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託外拒

遂還歷陽若復釋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懿不從至是齊王賜懿藥而死

細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荆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

江陵○蕭衍集僚佐謂曰昏王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

荆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荆州事齊王遣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衍知

其謀遣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穎胄疑未

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今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謂張弘策曰近天虎往人

皆有書今段乘驛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彼間人問天虎而

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

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果遲回不上穎胄大懼乃密定議斬天虎送

詣穎胄伏兵斬之

乃以寶融教篡嚴

以衍都督前鋒諸

四一九

化

萬衍勸懿

行伊霍故

事

蕭衍起兵

襄陽

定一州

馳兩空函

詣穎胄伏兵斬之

乃以寶融教篡嚴

以衍都督前鋒諸

定天下在吾州將

軍事移檄建康數寶卷罪惡稱奉宣德皇太后今南康王纂奉皇祚太后德宮故假而稱之○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上庸太守韋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

于南湖曰

齊王寶卷淫狂不道故蕭衍之有異圖也謂其惡踰於紂獨苟以弔伐為事如衍者此當時人心之渴望也故綱目予之不曰反而曰起兵蓋春秋子桓文之意其他以反書者豈知救世之權宜哉

和皇帝

名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在位一年禪位

書法

相國不書自稱子寶融也寶卷昏狂宜代之者寶融而已

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趙融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寢衰

三月齊相國寶融廢其君寶卷為涪陵王而自立發明

是時寶融在江陵寶卷猶據尊

位而綱目如此書之者寶卷肆虐罪當廢黜故從而予之若直廢立然者爾蓋予寶融正所以惡寶卷也其旨嚴矣

中書

東昏既立嬉戲無度所寵左右嬖臣至呼為阿父阿兄而不能自保未幾遇弒豈偶然哉

齊蕭衍使王茂等襲嘉湖程茂薛元嗣議以郢城降使張孜為書與衍

張冲

冲孜之父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貴昊天即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折

新意謂張孜當守父成業以荷所折之薪也若天運不與當搗巾待命

不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

孜不能用

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齊王寶融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便宜從事

衍留鄆紹叔守潯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

使君忠貴昊天即君但當坐守畫一

吾之蕭何寇恂

綱目

齊書

卷

侯東晉漢縣名今蘭陽縣自為大司馬承制行入屯講武堂下今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潘妃有國色衍欲

頭衍既廢東昏侯豫州刺史馬僊理吳興太守袁昂俱不降乃檻送石

義士
蕭衍不殺
齊高亦一
時良王

右齊 二至合三十四年

蕭齊總論

顧迴瀾曰蕭道成之仕宋也無大功於天下魏宋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而遽以王褚之謀王儉不費半糧未絕一弦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淮南書輕禪其君位而居之故綱自於其篡也書稱書廢書徒書弒不為之少諱而兄子愛養道生之子階之為禍則當得國之初而伐枝之斧

論高帝

論武帝

論薛琳王

論明帝

反噬之狼已在肘腋間矣得位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人珍奇異物毀棄不用詳史欲使金土同價齊王曰使我臨天下十其勤儉之風亦有足紀者世祖剛毅有斷惟總大體董晉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俱見外好強魏內保舊基封刃行誅玩法者斂手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麗史遊宴離綺未能頓遣史亦有齊之良王也但愛羽毛而踈骨肉已見於南武陵王之風薛侍宴醉伏地貂抄肉并齊王曰肉汚貂對曰陛下愛而猿子啗產戚焉致感於父子之間初子響不免於寡恩之議耳太孫薛林嗣世祖而立矯情飾詐諸劖戲目根連蔓引僉任分權故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齊王寵幸慕母珍之等有司其群小之得志何如也顧不能側躬從意謂削賞義好而乃恣后淫污塊然戶位蕭鸞生驥睨覘覘之心蓋有啟之耳鬱林被弒昭文嗣之而政由鸞出鄱陽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衡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澤吻磨牙吞咀宗藥日

月之相伴動食矣

相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扼新安

之腕以攘之位

明帝而再行弒逆魏主臨江詰其罪惡雖崔慶遠有宣

帝之比

慶遠對魏主曰霍光舍親近亦何顏貌以立人上哉

將南則詭言之

西術數是用香火流涕殄滅十王以絕太祖世祖世宗

子孫

齊以高武子孫尚有十五遺光謂當以次施行齊王索香火誠所

謂豺狼之性有甚無悛者矣

東海王傲文云豺寶卷繼之兇惡熾斷義

刀救秉軸

捉刀應救之人恣橫六貴同朝嗣江裕等阿丈阿兄居要地

呼法珍等為阿丈

寶孫儀子人凌大臣趙鬼讀西京而殿壁塗麝

靈韻等為阿兄

潘妃有國色而步步生蓮鑿金為蓮花貼地今

西京賦曰栢梁既災建

潘妃行其上曰此步

章是莖遂大起諸殿

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其腹視其男女

花也

甚者剖腹視男女齊王出遊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有縛

旅斬高宗

許數出齊主縛恭為高宗形北向斬之芳樂窮奇為芳樂死

窮奇躬親裨販

死中立店肆其為裨販兇暴淫亂頑冥不移故綱目於寶

卷多特筆遙光書起兵而不書反顯達書舉兵而不書反慧景書還兵

而不書反其所以惡之者何深也蕭衍乘機以雪門耻

雍深為朝廷憂

寶融觀變以廢涪陵寶融即位於江陵選珍國等行弒

而社稷之移是誰尸之和帝

寶融徒擁虛器以制於蕭衍之手沈約承運

之言進

沈約言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而蕭衍梁王之爵封自謂應天

從人

預見遠不食卒衍曰我自應天從人何以取天下於明帝家

等曰建武途炭

卿兄弟報仇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也而巴陵已為醇醪

死矣

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於乎高帝欲為子孫計以盡滅劉氏

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明帝

明帝欲為子孫計以盡滅本宗之支而子

孫復傾凶於蕭衍

夫然後知覆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其後

梁王立而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以毒終

豈非有見於此耶吁子恪兄弟

可以生也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

和帝

東昏侯

鐫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十六卷終

輿只爭用則自... 羊日... 炎入... 之言... 而... 而不... 者...

鼎鑿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七

○梁紀 附北朝東魏

高祖武帝

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姓蕭氏仕齊封梁公進爵為王竟代

何二十四世孫整整主館館主嗣子嗣子生道賜道賜生順之順

有異光狀貌殊特曰角龍額重岳武觀舌文八字有文在右手曰

○魏景明三年

齊中興二年○梁高祖天監元年齊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

事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二月詔梁公進爵

為王○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

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

何所優之衍然之按南史沈約歷事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時取則

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何預天下士大夫爭

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王為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遂弑巴陵王子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指殺之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顏見遠乃至於此二君不失為賢人

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食肉莫言食肉謂有祿位者欲不為言之於上也按周禮以肺石

有橫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

寬莫達者投肺石函達窮民肺石亦石也形如垂肺欲伸冤者立於肺石三日聽其辭○八月梁定正雅樂○十一月梁立子統為太子統生五歲能按

史太子美姿容善學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著述有書三萬卷自加元服帝使省萬機明於庶事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主寬和容眾喜愠不形于色引

丁南湖曰蕭統五歲誦五經所著文選等作可謂文矣然崇信佛不入口可謂孝矣然母墓所為厭禱見怒於父終身不能自明是孝而昧於處變不足以為孝也雖然歷代太子若統之文且孝者絕罕矣慎母為此刻論也

癸未梁天監二年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將軍周捨同奏國政○自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梁以謝朓為司徒○梁主初徵朓逃竄餘年一旦輕舟自出詣闕

以為司徒尚書令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朓固陳本志不許朓素憚煩不省職事眾頗失望書法朓於宋齊梁代謝之際可謂清矣齊初廢於宋後復仕齊為侍中焉今也逃竄年餘一旦自詣既拜

源懷通濟有無

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巡北邊○賑貧民考殿最事之得失先决後

源懷通濟有無

源懷素免
于祚

飲酒非鞠
獸之所

源懷素抵
元尼

吉羽搥鼓
代父

吉羽辭純
孝之舉
王何量
粉之薄
此舉乃因
父取名

聞懷遠濟有無饑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
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
官懷朔鎮將元尼雖與懷舊交貪穢狼藉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
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
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按抵罪

緬梁吉粉分請代父死梁主赦之○**馬翊吉**粉父為原鄉令為姦盜所
誣逮繫廷尉獄罪當死粉年十五緬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
赦之使廷尉卿察法度訊之粉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
父極刑故求代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
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以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
尹何量粉之薄乎父辱子死罪固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
如之固拒乃止

書法

綱縈請贖義不可書此何以書贖刑之與代死異矣故特書除肉
刑以著孝文之仁若吉粉之孝梁王之仁皆不可以不書也故交

哀了凡曰

孝至舜與曾參可無遺憾矣而孟子僅以參為可揚子以事
其心寧有既乎今世俗事親不及古人之末節而謂以自張至廣求詩
歌以播緇紳之譽乞哀當路以邀門楔之榮亦不知其何心矣梁吉粉
不難以身代父死尤不欲以父取名今之孝者乃借父以取為名因名
而始知有吾父是以我為重於親也聞吉粉之風可自愧矣

甲申

梁天監三年魏有獻雞雞四翼四足者世祖問侍中崔光光上表

漢元帝時有雌雞

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之將謂帥領其群也言雌
雞有冠有距能鳴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為小臣執政之象今雞翼足眾
能將與雄無異也

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
能致福闇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
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茹皓等伏誅
魏主由是愈重光

明君乃能
致福

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
帛輕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鑒於崇儉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
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王納之

後魏詔管轄國學時魏平寧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
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愈眾

魏築九城于北邊魏築九城于北邊魏築九城于北邊魏築九城于北邊魏築九城于北邊

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三漢登賢莫非經術服
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

士廣開館宇招內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
雲門山從何胤尚之子受業命胤選經明行脩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

郡立學○梁益州刺史鄧元起乞請詔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元起營

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遂因醉殺之而誣
之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

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讐汝為仇報仇忠孝之道如何貶號為冠軍將軍贈
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按李延壽曰元起勤乃晉附功惟闕士勞之不

累朝崇尚如此其有愧於始政氏多矣○六月梁初立孔子廟發明則見前此未嘗立也江左

魏有之生於太極殿○崔光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

生於殿堂今忽有之誠足異也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
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時魏王好宴樂故光言

及之按崔光本名孝伯孝文賜名焉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書法此其

可謂敢言矣○魏王足圍彭城蜀人震恐邢巒表於魏主曰今益州

五可圖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也資儲

果如我所量忠孝之道如何

梁大有年

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也蕭淵藻衰少年未洽治務所任皆少年三也蜀之所恃惟有劔閣今已奪其險四也淵藻是衍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怯弓矢寡弱五也魏主不從後足不能定蜀久之奔梁○綱梁大有年○國米斛三十錢

尹氏曰

自永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凡兩書大有有一書大熟則他

綱丙戌

梁天監五年四月魏罷鹽池之禁○國初御史中尉甄琛言一家

君必惠養兆民

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

聖人資產惠民

共之元魏邢巒奏曰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其心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竊謂宜

如舊式魏主卒從深議

丘瓊山曰

按宋儒胡寅折衷琛總之言而斷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未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

尊民日用而公室有進寶之害琛總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國禁

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由是觀之鹽之為利禁之不可使下不至於傷民上不至於損官民用足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

綱梁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

朝廷授此非為飾

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魏城足以固守今無

常敵法不可犯

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苟能挫之其城自拔眾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

合肥韋虎

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進擊敗之急攻拔其城遂至合肥及蕭

宏呂僧珍遇魏軍不敢前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

綱丁亥梁天監六年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眾數十萬攻鍾離名梁曹景宗昌義之隨

方抗禦魏人苦攻梁主命韋叡救鍾離受景宗節度人畏魏兵盛多勸緩

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

九國監甫

卷六

四

魏人已墮
吾腹中
齊將和師必
齊

帝獻反盧
作塞

不知得上
佐何如人
朝夕聞過
是所願

今夕止可
談風月

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救景宗曰韋獻乃卿之鄉望
宜善敬之景宗見獻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因以火攻敗
之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緣淮百餘里屍相枕藉生擒五萬人資糧器
械山積義之德景宗與獻設錢三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獻擲得盧遠
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五博梟盧雉績塞塞為最下獻擲得盧本勝
群帥爭先皆捷獻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書法

並善喜二將也非景宗之能謙韋獻之能讓不至是矣並書二將所以著師克之在和也

魏以李崇為揚州刺史○**崇多事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

詔並不問崇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
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堆積坐客充滿應對
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

時人服
其無私

梁以臨川
王宏為司

徒

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書勉何善其職也梁世書以為吏部尚書者勉而已

梁以臨川王宏為司徒○**宏為司徒**見其有罪不誅宜黜而賞也

戊子梁天監七年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先是魏尚書令高肇殺其

己丑梁天監八年梁主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

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

禪乎梁南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皆民淳安得

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安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
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

胡致堂曰

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

魏復取三關○**魏中山王英將取三**

許懋學可
謂正

非盛德事
不足為法

聖主不須
封禪

時人服
其無私

梁以臨川
王宏為司

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

攻易宜先攻東關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理等皆棄城走

梁主使韋叡救仙理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眾頗議其

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理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

退叡雅有曠世之度泓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

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同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

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梁主遣使求成于魏魏主不肯○國初魏主遣董紹慰勞叛城梁主召

見遣還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耻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天

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書送

術中書侍郎裴延儒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

弗聽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宣武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也陛下親講大覺塵

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所先伏願宣武君則內外俱周矣

敷清江曰裴延儒可謂善於開導君心矣蓋好佛乃魏主之鋼蔽使延

從而遠絕之哉今乃勸其互覽兼存使魏主讀書日久則雅鄭可分

賞薄侍宴酒酣怨望形于辭色梁主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

穰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為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在臣而已

上將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乃以為青冀刺史

綱壬辰梁天監十一年魏以高肇為司徒後肇以擅權伏誅○右丞高綽博士

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歎曰吾平生

規矩平生不失

張公可畏人

綱辛卯梁天監十四年梁以張穰為青州刺史○穰曾殺東昏侯以功大

不可廢

綱

今日舉措不如封生

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綱魏立子詡為太子音駢魏自是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少師祚

嘗從幸東宮懷黃佩音駢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為魏主所信任

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佩少師

綱癸巳梁天監十二年五月魏壽陽大水○壽陽久兩大水城不沒者

三版楊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將佐皆勸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

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至尊哉治中裴

絢叛降于梁被執絢曰吾何面目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沈深寬厚有方

略得士心在壽春十年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隣敵謂之卧虎

綱乙未梁天監十四年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宣武長子肅胡太后臨

朝稱制于忠居門下總宿衛遂專朝政魏主祖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

對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漢趙熹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

敢不服○漢光武崩太尉趙熹喪事皇太子與諸王雜坐百僚無別熹

綱丙申魏熙平元年九月梁淮堰壞○先是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

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楊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

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滌滌與水通東注則淤泥寬緩堰得不壞

絢乃開滌東注至是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

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綱起華曰梁王崇尚浮屠好生惡殺然以壽陽城而築淮堰士卒死皆

罪不容於死况無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

寺皆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屠塔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上

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

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四瀆所以許宜其氣

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並令

就即唯許朝哺入臨內外肅然

罪不容於死况無

故糜爛其民者哉

不可勝數今又漂沒十餘萬口孟子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宗廟不血食

丁酉 梁天監十六年○魏肅宗明帝詔熙平二年四月梁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喧嘩以宗廟去牲蔬果乃是不復血食祭有牲牢梁

仁不仁辨

宋氏輔曰 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在義利之間

蛇周公駟虎豹犀象夫豈不仁哉原其設心正欲萬物遂性生民莫居

守國之心

而巳是謂以鳥獸之形為衣其設心豈誠仁恕不過信佛氏之說求將

武帝以不愛及其所愛

來福報而巳然一有利取國之心至獄二君殺六貴而不之恤一有利

守國之心

枕一日潰决緣淮數十萬盡塗魚腹雖鷄犬不寧也是之謂以其所不

朝廷不復

愛及其所愛也義與利之別而已矣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主之賢

綱十二月梁以馮道根為豫州刺史○道根謹厚本訥行軍能檢救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嘆曰道根所在今朝

魏元之命

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洛陽令薛琰上書言黎元之命

行鳳貫魚

係於長吏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鳳次若貫魚執簿呼名

選舉失人

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銓量也衡平也所以量書奏不報其後甄

自亮始

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聖王代大

胡致堂曰 啟閉必以時擊析者晨夕必有節為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

帝王莫急

積缺焉為乘田而牛羊不擊析者晨夕必有節為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

於求賢

才若夫州縣所以統治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界之而付諸年格不問其

如停崔亮立

丁南湖曰 取人以身為斷其為不為不問賢愚惟論年月於是選舉失

五

袁了凡曰 舊勞也二者固相須不相妨廢然自停年格行之世之不為巧

功業特出資格自不得限之若擇人應選不知年勞久近誠善其故母

乃反為僥倖之聖書益長人偽乎如淑之當官敏事稱小有材然元又

宮鑽貴幸者猶得敘年勞以進世謂淹滯之聖書淹滯豈盡不材也天

專政則事元父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則復事神軌史謂其外託方恪

綱庚子梁普通元年梁左將軍馮道根卒○**綱**梁主春祠二廟既出宮有

司以道根計聞梁主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

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即幸其宅

哭之慟○**綱**魏待中元父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于此宮懌美風儀胡

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元父劉騰恃寵擅權

綱辛丑梁普通二年魏元父殺將軍奚康生○**綱**初父幽胡太后康生預

其謀亦微懼不安及魏主朝后康生為力士舞欲因以殺父不果康生遂

為父所殺

綱癸卯梁普通四年冬魏司徒崔光卒○**綱**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

崔光比張 馮胡廣

康王為力 士舞

裴植郭祚皆以無罪致死元父時人比之張禹胡廣且死薦曹思伯為侍

用事清河王懌濫以謀叛身誅

當時以為 雅談

綱甲辰梁普通五年魏將軍崔暹討拔陵戰于白道敗績○**綱**初李崇長

史魏蘭根說崇曰緣邊諸郡有司號為府戶役同斯養今宜改鎮立州凡

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並用國家庶無此顧之憂也崇

為之奏聞事寢不報至是反廣陵王深上言李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

朝廷未許而拔陵為亂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今日所慮

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

綱魏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眾宜持久今隴

賊猖狂非有素蓄其勢在於疾攻遲則人情離沮故高壁深壘者王師全

李崇之表所以消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

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焉可與謀哉

天下事何 易可量 李崇消禍 制勝

李崇請改 鎮立州 國家庶無 北顧之憂 李崇抑亦 先覺

王師全制之策

制之策也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裨將帥精兵數千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矣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未至梁益莫折念生遣其弟夫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兵敗東保岐州

諸君幸得此心

魏朔方胡友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子雍自出求糧行數日為胡騎所擒時子延伯守統萬子雍潛遣人齎書救城中努力固守延伯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眾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為陳禍福賊眾乃降

綱乙巳

梁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

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叉以元順為侍

中鄭儼徐紇李神軌為中書舍人○儼紇神軌皆以詐力得幸軌嘗求

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侍郎王誦謂曰昔人不一女易眾男

卿豈易之邪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女遂適他族

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

在姑言吳戰有四

綱十二月魏荆郢群蠻叛命臨淮王或討之○幸雄上疏曰古人所以

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

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

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

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陛下誠能號令

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綱丙午

梁普通七年魏孝昌二年

四月魏以元順為太常卿○時城陽王徽與黃門

侍郎徐紇致侍中元順出為太常卿順辭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

平王殺伯州犁其子誥奔吳為太宰後越滅吳以誥不忠誅之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順叱之

曰爾刀筆刀小才止堪充几案之用豈應汗辱門下戮我彘倫因振衣而

起太后默然

綱九月魏葛榮既得杜洛周之眾北趣瀛州魏廣陽王深引兵躡之後深為榮

明主賞罰必信

此魏之宰

梁主欲以規河南

所榮輕騎掩擊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梁**梁武帝三築淮堰至是十年死者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
○**魏**魏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為豫州

亦甚哉蓋貪憤之兵得已不已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君唯好仁則天下無敵

○**胡致堂**曰梁武帝三築淮堰至是十年死者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
○**魏**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

卿店皆有稅百姓嗟怨辛雄上疏請選舉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

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息矣不聽
○**魏**魏以崔楷為殷州刺史楷表乞兵糧不得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

之憂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城或勸咸弱小避之

○**魏**魏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郡**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

毋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縣名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揚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

食未旬曰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胡致堂**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為人上者不知教化何以善其者視如寇讐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繁詞令而在於躬率

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為孝子孰謂民果亦可省已而修德矣

○**胡致堂**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為人上者不知教化何以善其者視如寇讐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繁詞令而在於躬率

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為孝子孰謂民果亦可省已而修德矣

崔母知教化之原

亦可省已而修德矣

崔公尚不

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

○**魏**魏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郡**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

毋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縣名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揚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

食未旬曰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胡致堂**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為人上者不知教化何以善其者視如寇讐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繁詞令而在於躬率

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為孝子孰謂民果亦可省已而修德矣

亦可省已而修德矣

崔母知教化之原

亦可省已而修德矣

綱梁王捨身於同泰寺

同泰寺在應天府上元縣五里臺城內

書法

直書其事不待

尹起莘曰

甚哉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間有此身生不可滅富貴棄妻子為捨耶則是為捨物而非曰捨身也若以委其身於佛氏為捨耶則為佛者當取其身而用之可也今既曰捨而其身猶在則是初未嘗捨也身未嘗捨而強曰捨則固已昧其心於不誠矣他時諸臣又以金而贖其身不知當其捨之時孰從而受之而贖之時又孰從而歸之也梁王身非賣僮而可捨可贖此不惟愚誑其民愚誑其身抑且愚誑其所謂佛者末年荷荷之時又復戀戀而不能捨何哉

綱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圍魏廣陵克之

僧智圍魏元慶和於廣

陵夏侯夔引兵助之慶和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垂其意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

司馬公曰

僧智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短已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直無私可謂君子矣

綱葛榮圍信都自春至冬魏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城陷與兄祐俱執兄弟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

湛僧智讓夏侯夔

無私僧智可謂君子

兄弟爭相為死

僧智忠且

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劉貴屢薦高歡

御惡人亦猶是

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劉貴屢薦高歡

御惡人亦猶是

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劉貴屢薦高歡

御惡人亦猶是

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劉貴屢薦高歡

御惡人亦猶是

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劉貴屢薦高歡

御惡人亦猶是

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綱戊申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年正月魏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

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蠶起封疆日蹙○時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

彊爾朱履姓其先契胡部若人代劉貴等皆歸之貴屢薦高歡於榮榮既

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

是矣榮奇其意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言數饒不可計筆故以山谷多少言之色

別為群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聞弱太后淫亂嬖孽

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高歡自稱

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按史畧高歡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彞之被羽林虎賁焚死還

字其小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按史畧高歡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彞之被羽林虎賁焚死還

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問為

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耶歡自元世坐法徙北邊遂習鮮卑之

俗深沉有大志與侯景等相友善以任俠雄鄉里

胡致堂曰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散

逸才智不用思有以振而發之而天下始多故矣向使魏朝

結客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

高歡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問為

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耶歡自元世坐法徙北邊遂習鮮卑之

收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哉

魏太后胡氏進毒弑其主詔而立臨洮王世子釗音昭○時魏主亦厭鄭儼徐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今山西路州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醜魏主二月癸丑魏主暴殂太后改立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釗始生三歲爾朱榮聞之迎立長樂王子攸即位獻文帝孫是為敬宗孝莊皇帝遣騎執胡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沉之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

胡寅曰

胡后魏之罪人榮之沈之當矣幼主何罪而并殺之邪魏之諸臣亦信有罪矣然非可盡責也榮能誅其姦匿而擢其賢才則五霸之功立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其不仁亦甚矣雖然事於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以少戒哉

胡致堂曰

魏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脩重以肅宗幼弱胡后稱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叉擅權黷貨以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如元匡崔光諸人之言皆不聽也然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為魏毒也魏自亡爾

天下事皆與天下論

元尚書之言不可奪

爾朱榮既立議欲遷都尚書元湛爭之榮怒曰河陰之後君應知之湛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湛乎湛國之宗室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賜亦無所懼後數日榮與魏主登高見洛陽宮闕壯麗乃歎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由是罷

五月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為后○國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魏主納以為后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秦嬴氏妻晉太子圉歸後重耳奔秦又納懷嬴為姬婦

聖人處爭之變

胡致堂曰

既已背常能合道乎或曰如舜不告禹傳子湯伐桀武王誅紂周公殺管叔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耶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卻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乃所以為經也故權者道之中處也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祖瑩之言違道甚矣晉文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攸惑於邪說而不能辨揚於強臣而不能正早墜厥命於是乎在矣

國之本

魏北海王顥來奔梁主以顥為魏王遣陳慶之送

魏永安二年

梁中大通元年

魏北

海王

顥來

奔梁

主以

顥為

魏王

遣陳

慶之

送

之還此顯遂與慶之進拔榮城榮陽縣城也今屬開封府即帝位於睢陽城南睢陽今歸德州

是五月顯取梁國榮陽虎牢魏主子攸奔河南顯入洛陽以慶之為車騎

大將軍○魏爾朱榮聞魏主北出馳傳見魏主於長子即日南還榮為

前驅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眾榮以無船欲還此圍後舉楊侃曰今四

方顯顯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遠復引歸民情失望高道穆曰今若北歸

使顯復得徵兵完聚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乃使爾朱兆與賀拔勝縛筏

渡河魏王顯走死陳慶之走歸梁魏主子攸歸洛榮自為天柱大將軍慶

之自魏還特重此人朱异問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此皆戎狄之鄉比至

洛陽乃知人物衣冠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綱魏以高道穆為中尉○魏主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道穆擊破其車

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穆見魏主魏主勞之道

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卿何謝也○鑑九月梁主捨身於同泰寺設四

四方視公此舉養虺成蛇

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

中尉清直

魏主愧高

同泰寺

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灰瓦器親為善報講涅槃經

梵語涅槃華言示寂也佛以人死其精神常存佛之死示寂滅而死非真死也

切脩行之所依歸也群臣以錢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前後凡三捨身

胡致堂曰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梁武為帝王享天位內蓄姬妾外列

命將出兵爭奪于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捨乎不惟君子非之為佛之

道如達磨者亦不取也○達磨天竺國

方正學曰武帝以詐力懷人之國而弑其君成其子姓其用兵畧地攻

非可悔者乎悔甚而疑疑而思釋之之道觀佛氏之說有觸于心以為

惟此可以贖吾之罪凡佛氏所禁者皆不敢為佛氏所云利益于身者

皆不可吝而為之卒至捨其身而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補於危也佛

氏之大指歸於誕妄武帝之所務又佛氏之所賤棄者豈恒理也哉

鑑庚戌梁中大通二年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

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

朝夕不倦數親覽詞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魏主既外逼於榮恒快快不

樂遂與城陽王徽圖榮殺之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

佛行有五要

同泰寺

陽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兆輕兵叩宮門執魏主繼殺之

高歡何與

魏爾朱兆委高歡統并州鎮兵長史慕容紹宗諫曰方今四方紛擾人

蓋世

懷其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于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

借蛟龍以雲雨

矣兆弗聽書法歡不得六鎮則爾朱未易亡也書

丁南湖曰

高歡欲統六鎮以爲傾滅爾朱之計故因兆之醉而乘機以

異圖而非兆之失也

綱辛夷梁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二月魏樂平王爾朱世隆廢其王曄

而

而立廣平王恭是爲節閔皇帝○邢子才爲赦文敘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

主曰永安手剪疆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魏主閉

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

綱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

○時乾以封隆之等襲

信都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

居人下自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

吾當輕馬迎之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凡曰有知莫不思奮

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倭疆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

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趙郡李元忠以

平賊功拜太守及爾朱兆弑敬宗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

乘露車載素筆濁酒以迎歡歡承即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聞國

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周公吐哺以迎士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

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取爭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

勢可見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

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孫騰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

元忠因言冀州高乾也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賧冀既合則

滄瀛幽定自服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納之

來

英雄立功之會

明公威德素著

元忠載筆酒迎歡

元忠下車獨酌

元忠長歌慷慨

天下形勢可見

此君天遣來

綱四月梁太子統卒

統字德施小字維摩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西莖

母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蠟

君于於正道不可離

司馬公曰

武帝之慈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滿條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梁立子綱為太子

綱梁主立子綱為太子六月封孫歡為豫章王譽為河東王督為岳陽

王○國時梁主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侍郎周

弘正以嘗為綱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下抗伯夷之義

執子臧之節改僥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綱不能從綱以徐擒為家令兼

管記擄文體輕麗春坊學之時人謂之宮體梁主聞之怒召擒欲加誚責

及見應對明敏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擒商較從橫梁主深歎異之

寵遇日隆采異不悅謂所親曰徐叟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乘間自

梁主曰擒老愛泉石意在一郡梁主謂擒宜欲之乃謂曰新安大好山水

遂出為守擒為政清靜教人禮義勸○十一月歡立渤海太守

元朗為帝自為丞相縱友間以圖兆歡畏兆眾彊以問段韶韶曰所謂眾

者得眾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

疆者得天

下之心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眾彊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

如意安得

不從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不從者哉歡遂進戰大破兆軍

梁主有信

人之度征西大將軍不受因請此歸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

書法

而遣之梁主於是君人之度焉

徐叟漸來

見逼

徐擒呂休

為太子

梁立子綱

綱為太子

綱為太子

綱為太子

綱為太子

綱為太子

鑑王子梁中大通四年○魏普泰二年魏高歡進擊爾朱兆等於鄴大破

之兆自殺盡滅爾朱氏之黨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更立平陽王脩茂

子孝武帝即位于東郭之外帝名脩孝莊之孫醜節閔帝於門下省

胡致堂曰當是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為高歡所立而心惡

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朱無能為矣高歡未有所事而洛

已立君何必用孫騰之計東復假遣使上表輸忠自達魏方多難

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弑君之罪仗義伐之然

後朝觀以匡帝室亦桓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置君廢君猶

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亦桓文之舉

癸丑梁中大通五年魏賀拔岳遣使詣晉陽與歡約為兄弟司馬宇文

泰自請詣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

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

弟耳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以夏州夏州後魏州名今為寧夏衛屬陝西道被邊

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

吟累日卒表用之

甲寅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帝魏雍州刺史賀拔岳

為陳悅所殺軍無主趙貴曰宇文夏州宇文泰也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

明士卒用命宜奉為主乃以宇文泰統其軍討陳悅誅之遂定秦隴

六月魏大丞相歡舉兵反○**鑑**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

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

慮弗克魏主深然之○**同**遣侍即柳慶見泰於高平泰請奉迎輿駕時東

郡太守裴俠帥兵詣洛王思政問以西巡之計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

肯授人以柄雖欲授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俠曰

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

進俠於魏主授左中郎將魏主入長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事咸取決

焉○魏主乃下制書數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楊盧春春曰

宇文泰乃心王室

無異避湯入火

亦桓文之舉

賀拔岳遣使詣晉陽

此兒視瞻非常

左丞吾左右手

盧乘三策

梁主既足
亦應天象邪

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之上策也此阻魯陽南并舊楚
東連兗豫西引關中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
笑而不答後竟奔梁○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謠
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
亦應天象邪

袁了凡曰

熒惑入南斗梁武跣走以禳之其應乃在魏孝武之西奔渡
河又符堅母苟氏甚愛少子融融為冀州牧苟氏夜竊如融
所左右莫知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聞寺
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當是時晉
為正統故在而應移於秦由此觀之非特虜主雖其妖淫老嫗一出入
細故亦冥閑玄象殆不可曉

監十月魏丞相歡至洛陽追魏主不及遂集百官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

孝文帝之子遷都鄴世號東魏始此○魏自孝武至是
是為孝靜帝

魏主脩至長安未幾復與秦有隙飲酒遇醜而殂綱目書曰魏大丞相
泰進毒弒其君脩

文恭何如

丁南湖曰

高歡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為孝靜帝而魏東矣宇文泰立
南陽王寶炬是為文帝而魏西矣歡有悔過事君之心三傳
而後遷魏為北齊泰有廢君弒君之罪一傳而即取魏為後周夫
歡之與泰固有彼善於此者然不過六傳二十八傳而并於後周周
凡五傳二十五年而隋取之蓋皆拓
跋氏之餘燼宜乎其皆易滅如是也

乙卯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正月朔魏文帝即位進丞相泰為安定公

綱東魏大丞相歡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

書法

上書自為下書復辭不受者三人
焉司馬昭劉裕高歡權臣一轍也

綱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初泰用綽為行臺郎中居歲餘

未之知也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

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

泰因召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

事臥而聽之綽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

詰朝謂惠達曰稱綽真奇士即拜左丞泰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

蘇綽有王
佐之才

蘇綽應對
如流

蘇綽陳為
治之要

蘇綽真奇
士

朱出墨入

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賢相稱范

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東魏封高洋為太原公○洋歡之子也內明

抽刀斬絲

決而外如不慧眾皆唾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琰曰此兒識慮過吾易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夜中聞書

季式薦元康於歡曰是能夜中聞書快吏也歡召之一見即授功曹堂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同知機密事而元康性柔

此人天賜

謹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桑處士陶弘景卒○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梁主早與之游及即位恩禮甚篤每

山中宰相

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救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宜悟昭陽殿遂

弘景非不謀其政之義

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屋漏知之在下

胡致堂曰弘景居山中而預朝政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矣而當治國則政刑不修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駸駸入於亂亡而不聞弘景有一言以省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蕭衍專喪衣冠禮樂

四月梁以江子四為右丞○子四上封事梁主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時加檢括速以啟聞

此等何自而來

丁巳梁大同三年○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東魏郎中杜弼以在位貪污請治之高歡曰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招誘之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喪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借恐督將盡奔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少待吾不忘之

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

此等何自而來

而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

此等何自而來

而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

此等何自而來

而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

此等何自而來

而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

此等何自而來

而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

此等何自而來

而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

此等何自而來

而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

此等何自而來

而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

此等何自而來

而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

此等何自而來

而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

此等何自而來

而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

銜接蓋一時之選
新下為之
傾動
事君不敢
懷二心

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魏使至建康亦然
魏獨孤信自梁歸于魏○信求還北梁主許之信父母皆在山東梁
主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二心梁主以為義禮送甚厚
信至長安魏以為驃騎大將軍

宇文深獨
質

閏九月東魏大丞相歡侵魏冬十月魏大丞相泰迎戰渭曲大敗之○
歡因宇文泰先殺其將賈泰將兵盛至沙苑東魏諸將皆懼宇文深獨
賀曰歡鎮撫河此甚得眾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眾所欲
獨歡耻失賈泰懷諫而來所謂忿兵漢魏相曰爭恨小故不忍憤可一戰
擒也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
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乃馳去李穆曰高歡破膽
矣速追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縣名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

種柳旌武功
迎戰何予之也

與國家同
安其危
以此獲罪
無所恨

高歡如喪
肝膽

承先口不
言動

景裕論論
精微
景裕無際
可尋
端嚴如對
賓客

東魏濮陽民為盜濟州刺史高季武討擒之又擊陽平賊平之或謂季
武曰盜不侵境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武曰君何言之
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其危以此獲罪亦無所恨
○高歡聞之如喪肝膽然魏將軍蔡祐帥左右十餘
人擊東魏兵殺傷甚眾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將至十步祐乃
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徐引還祐每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
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蔡祐字口不言動我當代其論敘
東魏范陽盧仲禮及從弟景裕起兵應魏東魏討平之景裕本儒生歡
釋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啟厲色而景裕神彩儼
然風調如一一言節操從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
之色敝衣簞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景裕兄弟不書叛書起兵應魏正也此但

一詞益補
景裕兄弟不書叛書起兵應魏正也此但

人之何不能死忠苟免於歡則亦不足錄也已故
綱目人之而不書其名其為不能守義之戒深矣

綱盜殺魏廣州刺史李延孫
○李延孫為廣州刺史東魏高歡患之延
孫每以澄清伊洛為已任伊洛二水名言志欲滅東魏也與韋法保連兵置柵於伏流是

歲延孫為其長史所殺

書法殺之者長史也其書盜何延孫自父長壽不從東魏每以澄清為
已任則魏之忠臣也殺魏忠臣是黨賊也亦賊而已矣故書盜

綱東魏改停年格
○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佳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
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

綱已未
梁大同五年
○魏大統
正月梁以何敬容為尚書令
○自晉宋

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每勤簿領日旰不休為俗所嗤其為人質
慙無文以綱維為已任

綱辛酉
梁大同七年
○魏大統
九月魏有官員置屯田頒六條
○宇文

泰欲革時政為疆國富民之法魏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

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
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後泰嘗置諸座右今百司習誦之

綱東魏大稔
○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連年戰爭公私困竭高歡命
諸州濱河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傍海煮鹽軍國相

贍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奏令悉以四十尺為疋至是東方連歲大稔
民稍復蘊息矣書大稔若可喜幸然不知一國僅稔則他國之歉為

胡致堂曰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
聞準式綱緝置倉儲穀而已可謂知所先務乎

綱甲子
梁大同十年
○魏大統
三月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

綱高歡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鄴中請之四貴
權勢重灼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

鄴中四貴

知王道者乃知恤農

東魏大稔

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連年戰爭公私困竭高歡命諸州濱河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傍海煮鹽軍國相贍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奏令悉以四十尺為疋至是東方連歲大稔民稍復蘊息矣

見於有餘羨慕常生於不足者也

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

聞準式綱緝置倉儲穀而已可謂知所先務乎

三月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

高歡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鄴中請之四貴

權勢重灼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

玄圃自誦
老莊
江南亦將
為戎

中書文武賞罰皆稟於澄○**綱**四月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綱**敬容復為太子詹事太子嘗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人曰昔西晉祖尚玄虛故中原淪於胡羯胡虜戎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敬容之言是

胡致堂曰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為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修國政曾無一言諫止矣今傳儲君而可隱執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賀拔公真
大勇

綱五月魏大都督琅琊公賀拔勝卒○**綱**宇文泰嘗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真大勇也

南堂北省
當使天下
肅然

綱東魏以崔暹為中尉宋游道為左丞○**綱**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貪汙高歡啓以宋游道為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為之以游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堂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高狗來吠

御史時稱得人游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有中豪吏並鞭斥之高隆之誣游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楊愔曰高狗來吠今以數吹綬之

將來無復
犬吠

恐將來無復吠狗游道竟坐除名崔暹巧詐高澄納魏琅琊公三意暹必

崔暹懷刺
陰前

諫遲入諮事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澄問何為暹慄然

自作乃過
於吾

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崔暹舒語人曰崔暹嘗怨吾佞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梁大同十一年
魏大統

綱乙丑梁大同十一年○東魏武定三年二月魏遣使如突厥突厥始見綱日本其酋長土門始大

魏作大誥

綱六月魏作大誥○**綱**晉世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宇文泰欲革其弊命

文章皆依
此體

補作大誥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智琛啟陳
四事

綱各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詰責之○**綱**琛啟陳四事一曰民不堪

吹毛求疵

命各務流移牧守之過二曰守宰貪殘由風俗侈靡誠宜禁制節儉三曰

斗筭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唯務吹毛求疵四曰天下無事猶不暇給誠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梁王切責之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梁

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七

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唯菜羹糲飯而已粗

度地性不飲酒非祭祀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正

坐盛暑未嘗褻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恪守多侵漁

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積江南

父安風俗奢靡故琛奏及之梁主惡其觸實故怒

發明梁主怒賀琛之諫司馬公光論之當矣綱目特

丁南湖曰宋夫子謂伏節死義之士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

是觀隨之徒而非能輕爵祿者矣然一被詰責即便謝過不敢有所措

大夫是琛不惟不死而又為賊所用想其平世之所養豈能仗節死義

故者

以武重精 佛戒

梁主慈愛 弛刑

問夏禹立 罪梁武立 囚同歟否 歟

梁主慈愛 弛刑

以武重精 佛戒

問夏禹立 罪梁武立 囚同歟否 歟

梁主慈愛 弛刑

以武重精 佛戒

問夏禹立 罪梁武立 囚同歟否 歟

皴裂

粗

正

漁

怒

世

隨

指

得

之

祿

義

理

也

又

意

鞫

獄

為

意

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

米也所謂 脫粟飯也

皮起也 倫反細

對小臣如 遇大賓

梁主怒賀 琛之諫

必能輕爵 祿臨患難 而能盡忠 節則其在 平世必能 不詭隨

是觀隨之 徒而非能 輕爵祿者 矣然一被 詰責即便 謝過不敢 有所措

大夫是琛 不惟不死 而又為賊 所用想其 平世之所 養豈能仗 節死義

故者

以武重精 佛戒

梁主慈愛 弛刑

問夏禹立 罪梁武立 囚同歟否 歟

梁主慈愛 弛刑

以武重精 佛戒

問夏禹立 罪梁武立 囚同歟否 歟

梁主慈愛 弛刑

以武重精 佛戒

問夏禹立 罪梁武立 囚同歟否 歟

梁主慈愛 弛刑

以武重精 佛戒

梁主慈愛 弛刑

以武重精 佛戒

問夏禹立 罪梁武立 囚同歟否 歟

梁主慈愛 弛刑

以武重精 佛戒

問夏禹立 罪梁武立 囚同歟否 歟

梁主慈愛 弛刑

以武重精 佛戒

問夏禹立 罪梁武立 囚同歟否 歟

梁主慈愛 弛刑

以武重精 佛戒

問夏禹立 罪梁武立 囚同歟否 歟

梁主慈愛 弛刑

以武重精 佛戒

問夏禹立 罪梁武立 囚同歟否 歟

梁主慈愛 弛刑

以武重精 佛戒

問夏禹立 罪梁武立 囚同歟否 歟

梁主慈愛 弛刑

以武重精 佛戒

王思政舉孝寬

使之舉可代者思政舉孝寬宇文泰從之

十一月東魏高歡悉山東之眾伐魏至王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魏辜

孝寬閔西男子

孝寬隨機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歡無如之何乃使祖

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閔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歡智勇皆困乃解圍去

為國置愛人訓人慈父嚴師

綱魏度支尚書蘇綽卒○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已任薦賢拔能

蘇尚書言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則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謚贈

又垂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

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

北史論曰

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民修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斷離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

綱丁卯三年○東魏武定五年正月朔日食

胡致堂曰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為人君侵侮之家著矣豈榮或入斗之比較而武帝不以為懼豈懲跪而下堂之失耶抑天奪其

綱東魏大丞相渤海王高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

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由是文武樂為

之用○歡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

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

也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

共壽之

按北史紹宗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高岳往

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大捷

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大捷

文武樂為之用

侯景有飛揚之志

高歡留紹宗遺子

段孝先忠亮仁厚

侯景托案有恨色

胡致堂曰 紹宗之才誠足以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遺其

世勳委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賢曰寧其身無知人之明而使子孫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蓋使其臣利祿之人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又安得而用之惟紹宗與勳皆利祿之人故紹宗逐侯景而不盡力勳於高宗不盡其忠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侯景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策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嘗輕之常言於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擁兵自固歡卒遂以河南降魏魏以景為太傅大行臺

二月侯景復以河南叛附于梁梁封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

○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且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

壹之兆也及景遣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十三州內附和至稱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召群臣廷議僕射謝舉等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然意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受景降詎是事宜朱异揣知上意勸帝納之上乃定議納景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胡致堂曰 其可豈有憑一夢而决者乎帝既不能自克朱异又諂以成之 悲夫 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友氣骨肉為戎首今宜詳擇梁主乃以會理與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

梁王登北 侯督諸將 梁遣貞陽 侯督諸將 梁遣貞陽 侯督諸將

顯亭

敗之獲

發明

侯景背叛其國華地以附于梁在彼則失其境土所當致討

靖帝有孝文風烈

東魏大將軍澄入鄴幽其主於宮中殺侍讀荀濟等而還○曰靖帝美容儀膂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澄嘗侍宴舉大觴屬魏主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罵使李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帝不堪憂辱乃與荀濟謀誅澄事覺澄幽帝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遂還晉陽○曰初高澄

天下大務莫過賞罰

以杜弼為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

杜弼作機移梁

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蓋善澄大悅按北史文襄開河此言大悅曰言雖

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則必自處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袖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壽春

戊辰梁太清二年○魏大統十年侯景為東魏慕容紹宗所敗紹宗擊景

蕭介料侯景
歡叩鼻之
豈知為江
淮純臣

自求貶削梁主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即以景為南豫州牧蕭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苟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屣履不躡跟曰屣脫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

東魏求成于梁

二月東魏求成于梁○東魏大將軍澄遣書復求通好梁主與朝臣

高澄何事

議之朱异等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

王謝門高

是設問欲令侯景自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必墮其計异等固執宜和梁

非偶

主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果為反計景嘗請娶于王謝梁主曰王謝門高

卷之十七

甚 知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遣徐思王致

机要在速

戕曰今天子年尊慈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實思自

效正德大喜曰機事在速今其時矣景及於壽陽壽陽今在直隸引兵臨江○

身必無渡江之志

梁王問策於尚書平保保請以二千人急據朱石朱石山在直隸今邵陵王

襲取壽陽為合之眾自然瓦解朱昇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保曰

今茲敗矣○梁王以正德都督諸軍事屯丹陽丹陽今在直隸正德遣大

此舉何名

人至慈湖水名在直隸是時梁與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

羊保計

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梁王命宣城王大器及羊保督軍

禦之遣舍人賀季勞景季曰此舉何名景曰欲為帝耳正德守宣陽門帥

梁主不納傳岐之策

眾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至闕下景以正德稱帝羊侃子鸞為景所獲

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

子一以身許國

宋潛溪曰梁主納人叛臣侵人土地內在我矣彼東魏者既不能與師

不納傳岐之策而偏信朱昇之言昏謬若是無怪乎臺城之辱也

丁南湖曰景之亂帝致之論者固當罪景尤當罪帝也若正德則帝之

養子顧乃引景作亂可不坐以弑逆之罪耶此少微之所未究故綱目

章梁等以兵入援

特筆書之既曰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又曰蕭正德引侯景

柳司州為侯景所憚

圍梁臺城嗚呼正德之罪豈容道哉

免胄赴賊死○梁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

兵入援推仲禮為大都督○初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粲抗言於

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

子一以身許國

江子一之敗還也梁主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

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祭下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祭乃至之高營切讓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諸將各有據守後韋祭死節仲禮等降于侯景

綱魏太師泰殺其國臣王茂○泰殺安定國臣王茂非其罪左丞柳慶

諫泰怒曰卿當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蔽於事為

不明臣知而不爭為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泰寤亟

使赦茂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旌竹表識也識音志

綱己巳梁太清二年○魏大統十五年○東魏武定七年正月梁中領軍朱异卒○朝野以侯

景之禍共尤朱异昇慚憤發疾卒梁主痛惜特贈僕射

胡致堂曰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揖之助正德能反磁由朱异失職之

目初梁臺城之閉也公卿困之景眾亦饑王偉請偽求和以緩其勢景從

之拜表求和太子曰梁主竟報許之詔以景為大丞相遣人與景盟款止

援軍既盟而景圍不解了無去志梁主常蔬食至是蔬始皆絕乃食雞子

邵陵王綸乃因使上雞子數百枚發明綱目於此不曰侯景乞和而曰梁

盟自止援軍然者所以專罪梁人不知大義委身從賊聽其愚弄之謀其

胡致堂曰古之時禽獸常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何魚則為民除患而

佛以不殺為教及禍亂既作骨肉相圍太平之民十喪八九然則向者

目梁相東王繹與河東王譽桂陽王愷皆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寶

綽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下寶曰殿下都無下意

繹深銜之及得梁主敕繹欲旋師寶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令若放兵童

子能斬之矣大王以千萬之眾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

尹起莘曰梁主滿浮屠之學從珍倫之教棄君臣絕父子遂使臣叛其

仲禮而柳仲禮叛甚至蕭正表叛於鍾離袁君正叛於吳郡元景仲叛

於廣州莊鉞叛於豫章雖有子及孫如繹如紀如譽如登莫不遷延顧

於廣州莊鉞叛於豫章雖有子及孫如繹如紀如譽如登莫不遷延顧

於廣州莊鉞叛於豫章雖有子及孫如繹如紀如譽如登莫不遷延顧

於廣州莊鉞叛於豫章雖有子及孫如繹如紀如譽如登莫不遷延顧

柳慶辭色不撓

賜錢帛旌

己巳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

梁主安臥不動

梁主神色不變

蕭公天威難犯

吾不可以再見

武帝天資偉厚

蓋欲使後人鑒之毋至蹈其覆轍自取滅亡者也

梁侯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陷臺城臺城在應天府上元縣受圍五月而陷邵陵王綸奔

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為大司馬梁主聞城已陷安臥不

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

五百人自衛梁主神色不變景稽顙殿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王僧

貴曰吾嘗跨鞍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

情且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欲害梁主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意飲膳

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梁主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

荷荷荷猶云呵呵遂殂年八十六是日太子綱即位愚按梁武三捨身於佛而其身猶在也竟

蓋怨怒聲也不捨於佛而捨於景謂之何哉

晉書贊曰

武帝得國之初綱目首書立贖刑條赦吉弼死蓋天資近厚故也其善政亦多有之徵士求言尊經興學禮樂制度相望于冊是以自漢永平以來大有年未有書者於是復書獨其過於慈柔而廢國家之法溺於異教而薄宗廟之禮志取一城而輕數十萬人之

命故再書有罪免三書捨身再書作塔四書准堰綱目每深病之迨夫末年輕納叛人遂不克終悲哉

六月臨賀王正德怨侯景實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

其書遮得謂遮攔於睹而得之縊殺之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還○曰景愛確之勇常置左右邵陵王

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之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

啓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

覺而殺之侯景之變武帝子孫臨難無愧者永安侯一人而已

尹起莘曰梁之子孫負國者多矣狗義而死僅有確爾故特予之

東魏高澄為蘭京所殺京衡州刺史蘭起之子澄以為膳奴京屢訴澄欲殺之因進食殺之時變起倉卒

內外震駭太原公洋聞之指麾部分入討群賊斬而禱之洋至大會文武

神彩英暢言辭敏給眾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胡致堂曰

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變家為國澄為世子以冒色之故幾陷其父斃於馬稍其父自病逐君事魏主恭謹以終其身

高歡重主恭謹

英暢

高洋神彩

有確

永安侯臨

難無愧

梁子孫僅

鍾山引弓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而澄不承先志肆為悖慢毆而幽之忠孝俱於天理所不貸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苟自無以求之膳奴之刀何緣而至哉

綱九月侯景陷吳興太守張嶷御史中丞沈峻死之○**國**景使侯子監

寇吳興與兵力寡弱張嶷書生不關軍旅或勸嶷效袁君正迎降嶷歎

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日隳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

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監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嶷曰吾忝任

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嶷曰吾一門已在

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峻

發明張嶷明於處死遂使一門為忠義之鬼

胡致堂曰張嶷以書生守土而能以不能匡救朝廷為耻義不降賊執

綱十二月梁始興太守始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侯安都張德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霸先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

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

一軍猶賢乎已

丁南湖曰霸先以篡謀為志救梁為辭此奸雄之恒態也綱目劉

太宗簡文帝位二年為景所弑壽四十九

魏高洋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

綱梁祖皓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

疑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

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若天未悔禍猶為

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先

馳檄遠近推蕭勳為刺史尋遣郭元建攻之皓嬰城固守

綱梁湘東王繹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

湘東王移檄討侯景

祖皓起兵廣陵

猶足為梁室忠臣

湘東王移檄討侯景

袁氏世濟忠貞張嶷有死無貳一門已在鬼錄張嶷一門忠義實見義重於生張嶷無負乎書霸先起兵討侯景

梁臣能盡討賊之義

齊頭祖文宣帝高洋天寶元年○是歲東魏亡齊代之

百餘人耳書起

兵何予義也

○初廣陵人來

襲廣陵斬董紹先

馳檄遠近推蕭勳為刺史尋遣郭元建攻之皓嬰城固守

湘東王繹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

繹下今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書法繹前書移檄遣兵矣於是復書移檄何譏也臺城之陷餘一年矣高祖之喪且周基矣然後發喪移檄遠近而終不聞出一兵殺一賊是誠何心哉

高洋父兄如龍如虎

齊王洋稱皇帝廢東魏主為中山王○東魏徐之才宋景業善圖讖因高德政勸齊王洋受魏禪洋以告妻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此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計尊位耳景業等復勸之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遣彭城王韶等奉爾綬禪位于齊齊王洋遂即位改元天寶封東魏主為中山王東魏建國一十七年至是亡

東魏起自孝靜國政盡出於高氏雖篤好文學從容沉雅何救敗亡是可惜也

將軍乃有宇宙之號

侯景自稱漢王○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王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魏初作府兵○丞相泰始籍民有方者為府兵身租庸調有田則

兵身則有庸有一切蠲之以重墾闢講武積精六家供之令為百府兵戶則有調

府一節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書法初者何志始也三代而下寓兵於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故謹書之法不能以自行泰既醜孝武又出廢帝是亂臣賊子何以為立

法之本乎

辛未梁太寶二年○魏大統十七年○齊天寶二年三月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

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棟後為湘東王繹所殺

十月侯景弒梁主綱王偉說景弒之以絕衆心也

梁王僧辨等聞太宗殂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

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改元太始封棟為淮陰王○齊王洋弒中山王

世祖孝元祖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一目眇性殘忍及簡文被弒乃即位於江陵在位三年會西魏入寇

帝出降尋被弒壽四十七

蕭繹文兵甚正

景景兵大潰與百餘騎東走

發明

蕭繹敗宗社覆滅蕭繹率兵名義甚勇於討賊必至父死兄弑始克進攻蓋其包藏禍心欲借賊手以去其通初非為父兄而討賊也故未幾而有江陵之禍國祚亦殄絕也宜哉

長鯨短狐

已丑梁僧辨等上表勸進

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

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

太平王燭

王燭

爾乃議之

爾乃議之

文士言能

益州刺史武陵王紀

頗有武略

頗有武略

殿柱統節

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

文士言能

文士言能

善人固之

紀意不欲行內街之會人告悻反并其子盡誅之亦殺司馬王僧皓

弟

弟

使有八反

永豐侯撫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劉

璿為中書侍郎使有八反乃至又苦求還紀知必不為已用乃厚禮遣之

璿為中書侍郎使有八反乃至又苦求還紀知必不為已用乃厚禮遣之

後武陵王為湘東王

綱侯景伏誅

綱景都督羊侃之子

綱景都督羊侃之子

食之并骨皆盡

綱王偉等伏誅

綱湘東王誅偉等於市初偉於獄中

湘東王誅偉等於市初偉於獄中

上詩王愛其才欲宥之有言於王者曰偉作檄文甚佳王求得之見其有

湘東一目之語

乃怒誅之

乃怒誅之

侯景叛亂為之畫謀贊決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臣賊子尤

胡致堂曰

以聖人臣之憤洗滅公之耻乃以吟咏篇章欲脫其死及其誅也又以

以聖人臣之憤洗滅公之耻乃以吟咏篇章欲脫其死及其誅也又以

一言斬已之故是蕭繹喜怒殺生皆為已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悖哉

綱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

綱自有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

自有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

有得失高澄少年高朗所蔽者疎袁淑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

辯給取士失於浮華惟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舉

管庫必擢門閥不遺

管庫必擢門閥不遺

折衷

為折衷

書辛術善

書辛術善

取士必以

管庫必擢門閥不遺

考之前後最

考之前後最

辛術最為

管庫必擢門閥不遺

考之前後最

考之前後最

折衷

為折衷

書辛術善

書辛術善

取士必以

管庫必擢門閥不遺

考之前後最

考之前後最

辛術最為

管庫必擢門閥不遺

考之前後最

考之前後最

折衷

為折衷

書辛術善

書辛術善

取士必以

管庫必擢門閥不遺

考之前後最

考之前後最

辛術最為

管庫必擢門閥不遺

考之前後最

考之前後最

折衷

為折衷

書辛術善

書辛術善

取士必以

管庫必擢門閥不遺

考之前後最

考之前後最

今日曾桓
文之不如
晉文不失
信於伐原

綱梁蕭脩自魏歸于江陵○國脩之降魏也宇文泰許其南還久而未遣

從容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為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

不如泰曰何也對曰齊桓存三亡國魯亂齊桓立信公祭夷儀封邢城楚立封衛晉文不失信

於伐原語未竟泰曰我解爾意乃厚禮備遣還江陵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實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

十一月梁湘東王繹即位丁江陵江陵自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西魏蜀亦為魏有梁自巴陵以下至建康

為限改元大赦以長江為限○癸酉梁承聖二年○魏主欽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佑等諫曰

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君有不虞悔無及也梁主令朝臣議之侍

郎周弘正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

從四海之望時群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故欲東下然邪計也弘

正面析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長策乎朱買臣言於梁主

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

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卒從僧

佑等議乃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胡致堂曰荆州雖非王者之宅然古之英雄皆以為用武之國何不可

簡文弒殞所當營奉陵寢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

虞江陵全盛猶不能宴安而處矣今也第欲保其故有偷為尊顯率此

為道雖使據百二之勢其為人圖取始不旋踵又向江陵建康之擇乎

魏收職史
升天入地

綱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後世以九敘品始此○國宇文泰始

魏收職史

之穢史愚按魏收本傳其為人甚輕薄撰魏史收特專其任得陽休之助則為其父作佳傳納爾朱之金則為榮戚罪惡或遺其家世職位或茂勛不肯收錄或妄有所詆毀私其所親而獎其所畏宜控訴者之紛也楊愔謂此不刊之書當傳之萬古豈公論哉

梁主好玄談八月於龍光殿講老子講老子於龍光殿

尹氏曰其父講佛書於同泰寺未幾而有侯景之亂其子復講老子於龍光殿未幾亦有江陵之禍書之于冊後之溺佛者皆可以觀矣

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時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伐梁長孫儉問謹曰為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還據丹陽上策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

移動據守雍郭下策也儉曰繹出何策謹曰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

難與慮始皆戀邑居知其用下策也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于謹至

樊鄧梁主督帥眾會之梁主乃停講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馳報曰境上

帖然石梵境上帖然地名梁主聞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丁夷魏兵至柵

下梁主巡城猶口占為詩群臣亦有和者胡僧佑等出戰自敗朱買臣按

劔進曰唯斬宗懔黃羅漢可以謝天下二人勸梁主都荆門而不梁主曰

曩實吾意宗黃荷罪魏人百道攻城反者開四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

請質求和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劔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

道今夜盡矣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降或問梁主何意焚書梁主曰讀書萬

卷猶有今日且有今日之禍故焚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愍懷太子元

良等愚按梁繹殘忍不仁所好者玄談所講老子而聖賢圖籍儲之雖多徒寄之陳迹耳乃從而焚之書向罪哉繹何愚哉

歷年圖曰武帝當齊之委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

繼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於洛汭觀其勤身約已好尚文雅附循士大

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

奉浮圖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輿圖寵叛人

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餒死江淮以南鞠為荊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

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

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

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剪凶渠而克復

故業旋踵之間身為虜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武帝恭儉寬惠之君

更臣斷曰

元帝以武帝之子擁上流之重方京師覆沒君父告急於斯時奔走赴難可也竟遠巡不進及簡文嗣位國祚幸存則翼

宗黃荷罪

文武之道

今夜盡

梁主何意

焚書

猶有今日

良等

歷年圖曰

武帝當齊之委任

繼屬而歸之戎車

北征至於洛汭

觀其勤身約已

好尚文雅附循

士大夫亦可謂

恭儉寬惠之君

戴以隆梁祚亦可矣乃不奉正朔復興成濟之謀觀其始終一念上不在君親下不在兄弟僥倖國譽希覲身謀師出無名何以討賊總謀景即安江陵未越三期寇戎交逼不思保國之謀方且躬御龍光親講老子不思反已猶焚圖書其愚蔽亦甚矣卒之喪師覆族身就囚戮也宜哉

尹德教說

魏立梁王督為梁王資以荆州之地屯兵守之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制晉也

初魏師未還督將尹德毅說督曰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

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天殲群醜俾無遺類收

江陵百姓撫而安之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祚屠刺之間可立大功願恢

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督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若遽為此

人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繫虜文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愚按魏人此舉非行

恨不用德毅之言

丁南湖曰蕭督以昭明之子據江陵為後梁廷及歸琮又更三王姚思昭明之後蓋以督稱臣夷魏招兵入寇囚執乃叔叛祖辱父此見思慮

斥繼絕之義而督也不用德毅之策以致

敬帝名方智字慧相元帝第九子也生立

乙亥梁敬帝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天寶六年正月梁王督即

皇帝位于江陵賞罰制度並同王者惟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

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遣兵伐後梁

書法後梁亦梁裔也身為書伐殺釋者魏也督受魏立自琳視之則吾讐也琳有舊主之心焉故綱目書梁書伐所以勸義也

二月梁晉安王晉安今福州府方智至自尋陽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

僧辯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魏免梁俘數千口魏宇文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泰掌太史季才

散私財購親舊之為奴婢者泰問其故對曰僕聞克國禮賈古之道也今

鄴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縉紳何咎皆為皂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

哀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

俘數千口

王琳遣兵伐後梁琳有舊主之心

克國禮賈古之道

微君遂失天下之望

齊王與主僧辨書以為嗣王冲貌未堪負荷貞陽侯淵明梁宗室子南史作蕭淵明

先為北齊所獲至是以兵納之以年以望堪保金陵以為梁王納於彼國送癸卯淵明入

建康丙午即皇帝位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梁王僧辨與陳霸先共

滅侯景情好甚篤及僧辨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

辨不從孝元能復雙雪耻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先能復雙雪耻其子何罪而

忍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

其志欲何為乎王公一旦改圖霸先乃舉兵襲僧辨執而縊殺之貞陽侯淵明遜位

出就邸冬十月晉安王即皇帝位仍請稱藩于齊夫淵明蕭懿之子

人其不宜君國子與繼承梁統本無可疑齊人之道強脅以威王僧辨儻

俱強却之偏自當與霸先輩并謀協力告以大義拒之境上母使入踐國

都襲瀆神器可也夫何謀之不感既立方智又立淵明遂使霸先得藉

手反為篡竊之資豈不深可惜哉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家宰

初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至是行

之令百官封拜皆倣周禮

齊大治宮室○齊王初立留心政務又能以法馭下故戰爭所向有

功後以功業自矜遂事淫樂後魏意與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王

令縛置流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沈之引

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王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

干未是後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所諫竟斬之

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錄尚書事

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

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泰能駕馭英雄得其力用

性好質素未尚虛飾明達政事學儻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

丙子世子覺時年十歲嗣位為太師大冢宰出鎮同州同州今屬陝西西安府護紀綱

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初泰尚魏孝武妹馮翊公主生覺姚夫人生

施設依放三代

孝元能復雙雪耻

依周禮建六官

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後物

施設依放三代

立子以婦
不以長

臨大事不
得不爾
類公矣此
大議

心跡瑕瑜
不相掩

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夫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嫡恐

大司馬有疑何如眾未有言者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公何所

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起止之於是議定遠出外拜謝

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賴公今日夫此大議遂立信為世子

賀善贊曰泰自書統軍回進官皆書以既書其君修則書自官者再

網目皆書其功其相魏也書作新制書求言書制禮樂書更權衡度量

服制書除宮刑書作府兵書作九命九秩相望于冊至用蘇綽置行臺

學直以泰書之其為太師大冢宰猶不書自也及其再行廢弒泰之心

跡瑕瑜不相掩可也

十二月魏以岐陽之地岐陽今鳳翔封世子覺為周公魏宇文護以周

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

丁南湖曰當時之詔文體稱禪也而令孤周書誤錄之耳故綱目改正

歷年圖曰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

定矣繼以明元太武兼青兗包司豫摧赫連開關中梟蒲洪吞遼羯虜

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漠悉為其有子孫

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貶戎狄之俗修

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物蔚然可觀矣宣宗懦弱不克負

荷寵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于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淫

恣騷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

蜂起上之人曾無悔心而內自朕離以招外盜於是爾朱榮乘之而起

與晉陽之申直指伊洛母后幼主沉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

莊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

遭宇文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

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

猶不能救况庸君乎

右魏十三主共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為東西魏云

梁朝總論

顧迴瀾曰蕭衍負龍行虎步之相有一老人謂衍曰君龍行虎步之因

寶卷失政起義襄陽以宰制天下王融敬異衍每曰宰數其在位可錄

論武帝

其視學所尚端矣書行五禮而創制可嘉矣使繇是而漸克有終武帝

者多斷郡縣之獻奉修泰柳矣赦吉粉之代死吉粉十三歲請慈惠昭

矣脩孔子廟文教崇矣求成于魏梁執董紹梁主遣還俾恤民切矣書

其視學所尚端矣書行五禮而創制可嘉矣使繇是而漸克有終武帝

論武帝

之為君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矣公羊傳奈何至於晚年溺於異教敦戒

業治清淨杜預曰盡整滿懷安敦戒宗廟變為犧牲文錦禁為人獸而

莫念築淮與費之戕民命者多也築而壞壞而築跨三年而後成負者肩穿死者相枕何梁主之

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若此耶又至其後信中原牧守之夢而納侯景

內附之謀朝廷既有一客鄱陽王範欲討侯景朱异曰王不許朝廷有一客耶而與國復為連和

公之薄心腸有以速之耳初梁淵明為東魏所獲送與高澄澄遣使求

衝城長戈指闕見杜弼荆揚人物天折霧露後魏魏收檄文曰江黃士

車之形衰貌悴荷荷臺城周柱之言驗初周弘正善占候嘗曰國家數

而金甌之國家傷缺者多矣吁捨身同泰猶可贖也梁主三捨身同泰

之捨身侯景不可贖矣自得之而復自失之初梁主聞城陷曰自我得

佛力果安在哉○簡文嗣之名綱遭懼厄會侯景自為守衛大將軍而

倔強不掉狼戾難馴梁主於此岌岌焉如在網中綱目王偉倡謀偉說景

嘗膽泣血枕戈深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賞以

蕩滌穢流則社稷之耻幸或可洗奈何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武陵稱帝

於成都紀在蜀湘東釋坐視於江陵未聞遣一兵馳一騎以討賊而兄

弟尋戈楊略曰兄弟尋戈勞兵損義求其引弓見志狗義殺身者惟求

安侯一人而已生兒悉如紀輩何益哉紀殺徐曄曰以尋舊情當使諸

益之何○長鯨授首侯景蜀紀敗亡孝元於此正鵠起之時顧殘忍

為心以絕紀屬籍親講老子以復蹈覆車介狄介大也詩曰逼城魏山

摧浪沸猶不知戒乎謹之師入而釋甲稽顙百將城破身囚南風絕唱

論元帝

論元帝

論元帝

論梁王啓

西陵可悲

梁主見在幽逼作詩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而文武之道於斯盡

矣○蕭啓

啓音察昭明太子之子助魏滅宗初啓附于西魏與魏師襲江陵梁主降啓殺之罪彌天地不

能恢弘遠略

大殲群醜而奉魏正朔以稱帝江陵是為意老馬伏櫪志

在千里

啓不用德毅之言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身為中國主而僂

首承睫於夷

豈堪南面故綱目特書曰使稱帝不成之為帝也○幸而

方智元帝

依主僧辨陳霸先以即位建康庶子承梁正統而乃納淵明

於齊復奉為帝

甚至敬帝方智既廢而又立貞陽已立而又廢陳霸先殺

淵明詩曰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人臣立君以為宗廟社稷主而隨廢隨立

二三孰甚焉

玩弄君位僮僕兒戲霸先置君何奕棋之不如也兵柄居

手朵頤大位

雖王琳抱忠於垂沒王琳求援於齊且請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蕭莊客位於

齊疆齊以蕭莊為梁王

一繩之力焉足以扶大木之顛哉○蓋嘗論之梁武非

穢德之主

武帝子孫亦無子業寶卷之惡也而侯景一入昇命中淪

骨肉胥戕

邦家繼覆是何敗亡之易也蓋佛氏棄人倫而武帝崇佛教

其流禍之酷

不至於人道漸滅則不已父子不親兄弟不友叔姪不容

華夷不辨

君臣不顧夫乃釋氏之遺害歟

右梁四主合五十六年

趙甲了凡袁先生大方綱鑑補十七卷終

